



松鶴山房文集卷之十三目錄  
書

與李厚菴絕交書

抵奉天與徐健菴書

與富雲麓先生書

又與徐健菴書 壬戌季冬

與顧華封書

答廖尹公書

又與徐健庵書 甲子夏仲





本館  
答楊道聲書

與德子萼書

賀徐健庵總憲書

與王京兆書

與徐健庵書

與給諫彭無山先生書

與徐健庵論留都名宦鄉賢書

與許月溪商兩弟挈眷到東書

與陳世承書

與黃石侯書

十三卷目錄終

與李厚菴絕交書

不孝學識庸陋。穉年得謬通籍。性復剛褊。寡合不能。與俗俯仰。老年兄以桑梓鉅望。道貌冲和。折節下交。謬以遠大相許。不孝亦不自量。其瞽闇思托附驥尾。相與有成。每探蹟析微。窮極理性。罔間晨夕。自謂針芥之投。庶幾終始也。豈意彝險易操。初終殊態。猜伎其心。險幻其術。幾陷不孝喪身覆巢而不悔也。嗚呼痛哉。不孝釋繫之日。不勝憤懣。號于司寇。然粗述相負大略耳。其於不可告人之隱。猶未忍宣之於衆也。



而老年兄怙終迷復善於飾非文過不稍自加咎省  
竊恐不孝雖箝口結舌于絕域而鄉里憤悻朝紳公  
論從此而起九臯聞天或至對簿指摘則交誼瓦裂  
厚道陵替由後追昔豈不愴然是用布其顛末鮮所  
忌諱惟老年兄平心靜氣察之幸甚昔甲寅之變不  
孝遁迹僧寺逆黨刃脅老父追尋不孝挺身往代刀  
鉞林立蹠屍踐血不孝恬不爲動見賊不跪語不爲  
屈以爲苟得全親一身死不足恨耳逆怒將寘於刑  
已復放歸不孝卽削髮披緇杜門旬日逆賊分曹授  
官不以相及自幸得免賊臣教以遍加網羅防杜不  
測遂脅以僞官然不孝就拘而往不受事而歸辭其  
印札不赴朝賀瘠形托病三年一日此通國所共聞  
有心所共嘆不假不孝一二談也年兄家居安溪在  
六百里之外萬山之中地接上游舉族北奔非有關  
津之阻徜徉泉石未有徵檄之來顧乃翻然勃然忘  
廉恥之防徇貪冒之見輕身杖策其心殆不可問而  
不孝以素所欽仰之心猶曲爲解諒謂不過爲怯耳  
故年叔初來不孝卽毅然以大義相責令速歸勸阻



又恐年叔不能堅辭不足動聽復遣使輔行而年兄已高巾袞袖投見耿逆遂抵不孝家矣不孝方食駭慙投匕而起然思隻手回天孤立無輔舉目異類莫輸肺腑冀年兄至性未滅愚誠可感庶幾將伯之助故嚴詞切責怒髮上指聲與淚俱先慈恐不孝激烈難堪遣人呼入家嚴出以婉詞相諷至自述老朽以布衣受封己甘與兒輩闔門共斃年兄亦為改容家嚴乃呼不孝出與年兄共議促膝三日凡耿逆之狂悖逆帥之庸闇與夫虛實之形間諜之計聚米畫灰

皇上

靡不備悉不孝又謂以

聰明神武天道助順諸逆行次第削平矧小醜區區運之掌股者哉年兄猶以為落落難合及不孝引楊道聲與年兄抵足一夕年兄既深服其才且見其勝國衣冠之遺猶有不屑與賊共事之意始信前言不孝於是定計不孝身在虎穴當結楊道聲以潰其腹心離耿繼美以墮其羽翼陰合死士以待不時之應年兄遁跡深山間道通信歷陳賊勢之空虛與不孝報稱之實蹟庶幾稍慰



至尊。南顧之憂。年兄猶慮既行之後。逆賊有意外之誅求。欲受一廣文以歸。不孝謂不得一潔身事外之人。軍前不足以取信。若後有微名當堅以病辭。萬一賊疑。怒至發兵拘捕。吾寧扶病而出。以全家八口爲保。年兄始慨任其事。臨行之日。不孝訣曰。他日幸見天日。我之功成。則白爾之節。爾之節顯。則述我之功。倘時命相左。鬱鬱抱恨。以終。後死者當筆之於書。使天下後世知。

國家養士三十餘年。海濱萬里外。猶有一二孤臣死。且

不朽。嗚呼。當此之時。不孝揚眉怒目。隕涕欷歔。天地爲之含愁。鬼神爲之動色。凡有血氣。聞之當無不扼腕。酸心捐軀。赴義者。嗚呼。息壤在彼。而忍忘之乎。年兄既行。耿鄭構兵。音耗莫通。不孝兩次遣人出關。終不得達意。年兄當已代陳。

天聽。

而年兄猶豫。却顧及至。耿逆敗衄。聞招撫之令。始遣紀綱抵省。謂不孝能勸諭歸誠。乞與其名。噫。嘻。不孝托病拒逆。何由進帷幄之言。年兄身在泉郡。何由預勸降之策。其爲術豈不踈乎。然不孝所喜者。年兄已



乃心

王室

意在見功。事蔑不濟。而彼時耿逆猜忌。方深。城柝嚴密。片紙隻字。不能相通。且紀綱頗稱解事。可宣心腹。因備告以耿逆勢未窮蹙。不肯歸誠。今幸耿繼美已。被離間。出鎮浦城。內生疑端。海賊雖已連和。彼此未忘。瑕釁不若各散。流言使二逆相圖。以分兵勢。一面遣人由山路迎請。大兵道由杉關。一鼓可下臨城。不順則內應。在我反覆。叮嚀兩日。遣歸。蓋自張誥回後。不孝方幸。年兄之克有成功。而不虞其萬一相負也。

親王入境。年兄抵省相見。乃詭言謂爾時假道汀州。恐爲耿氏捉獲。則我可幸全爾。立齏粉矣。今幸全見。天日爾報國之事。非一吾當。一一入告。爾俟吾奏聞之後。然後進都。又作詩相贈。不諱省中誓約之言。美不孝反周爲唐之功。不孝亦遂安心以待。豈疑有護短貪功之意乎。丁己之秋。與年兄束裝赴

闕

而年兄以聞訃歸。不孝見年兄方寸已亂。不復與商。遂以戊午之春入都。請罪。蓋亦自信三年心迹。輿論共嗟。不必待人而白。初不料道路阻隔之先。京師之



訛言百出也。及到始知以陳昉姓名之故。誤指不孝。曾爲僞學士。殊爲駭然。而銓部無據。呈代題之例。吾鄉撫軍又易新任。於是遣人具呈歸家。蓋將以具疏。可否請於撫軍。然後詣。

闕。席橐在都。僦邸閉戶。公卿大臣未通一刺。一二師友。通問不孝一語不及。年兄今從前在都。諸公歷歷可問耳。不孝家人歸時。值年兄以通道迎請。將軍事聞。上重念年兄從前請兵之勞。

溫綸載錫晉秩學士

親王亦信年兄昔日之節。親屬子弟皆借軍功給札。委官昆從顯榮。僮僕焜耀。是不孝無功於。

國。家而所造於年兄者。豈鮮淺哉。夫酌清泉者必惜其源。蔭巨枝者必護其根。年兄當此清夜自省。宜何如報德也。乃功高不賞。但思抑不孝以掩其往事之愆。時家嚴以撫軍在泉。遣使具呈請咨到京。而年兄竟留其呈詞。不令投致。巧延家人三月不遣。又恐同人別爲介紹。貽書巧說。阻其先容。不孝在都半載。不聞音耗。五千里遠道。徬徨南歸。嗚呼。年兄竟用心至此。



耶所幸者寧海將軍駐師泉郡時或誤傳不孝入都道斃者泉之人士扼腕嗟嘆囂然謂學士辭僞請兵實由陳某今不爲代白使鬱鬱賁恨以死天道寧復可問語聞將軍詢於年叔而年叔亦抱不平之憤慷慨爲述始末遂使不孝數載不發之隱衷一旦暴於年兄家庭之口斯蓋冥冥之中哀愚忠之被抑忌涼薄之滿盈天牖其衷非人力所能損益也不孝抵家將軍招至軍前恩禮有加罔測其故尚意爲年兄揄揚之過戴德不遑而年兄抵郡不思事由公論所致

但疑不孝洩其語於將軍陽爲具揭代白而於吳都統及內閣覺公之前陰行誹謗二公竊笑而已及至具揭之日將軍都統面詰年兄之負心年兄慙惶引咎自許入都代陳不孝見揭帖不盡隱諱心猶信之及覺公語以將軍得聞始末之由且述年兄向渠極言不孝入都托足無門至爲師友所厭皆勸令南歸而泉之人士皆謂將軍已悉其詳故年兄不敢諱其具揭實非本心不過欲留不孝軍前以阻入都之路者不孝聞之惘然驚惋不食積日蓋自是始知年兄



用心之險然未敢盡以為信也不孝疏上奉

嚴旨

年兄入都遂趨趨嘒嘒竟負將軍都統面約之言及

徐弘弼狀下於理不孝繕疏自明年兄排闥直入力

阻後潛具密疏草率了事而不孝已逮西曹矣年兄

疏上益都駭嘆謂陳某苦心至此而厚菴前乃語我

謂陳某十七年入都為耿逆探聽消息前後何刺謬

耶不孝聞之舉以相質年兄巧於回護謂益都高年

聽聞之誤不孝心雖疑之然事非情理所堪猶願其

或不出此也不孝既坐繫廷訊在即年兄慰勞堅稱

徐弘弼所告赦後謀叛原與不孝無涉樞部因疏內

有名一槩混拘不由

一訊即釋不必多言指天誓日厚貌深文足以動人

聽信不孝智昏神昧始終受欺對鞫之日指斥逆黨

而赦後之事置不與爭又思寧人負我母我負人事

既得白年兄行藏不肯一述於眾聽一念堅忍竟陷

不測之罪嗚呼痛哉不孝三載千辛百折寢食不寧

使其鸕蚌相持腹心內潰孫武之死間直以八口之

性命殉之卒之王師入境由海寇掣肘於後耿繼美

上意



納款於前。萬里孤臣。未嘗無藉手以報聖明。萬一然先事未達於

宸聰。

使血誠一無可據。而梓里傳聞皆知不孝外。示病羸陰約內。應諸逆震駭。怒目劇牙。卒受其先發制人之毒事。有固然。又何怪乎使年兄不受約於先。則不孝當別遣人通信。不許代白於後。則不孝當早進京。自明徐弘弼誣告之言。何自而至哉。即使其初相誤。非出有心。使不孝對鞫之時。知徐弘弼以赦後事誣告。則

親王入境。不孝曾啓陳諸逆帥觀望。可疑宜加防備。逆賊水師戰艇宜早收羅。徐弘弼所告在十六年之後。不孝具啓在十五年之冬。舉此一端。足破其妄。何俟指陳纖悉。以累朋友之清節。高名乎。爰書既定。朝野有心。莫不憤嘆。年兄不自咎悔。對人反責不孝。以十四年紀綱到省。不與回書。且責不孝以不死。以自明。其易地必死也。嗚呼。捐軀致命。唯事後始可相信。安有責人以死。而人遂信其能死者乎。姑無論六百里。望風委贄。能死與否。人臣當萬死一生之際。一飯



不。忘。君。用。間。出。奇。忘。身。冒。險。天。地。鬼。神。共。臨。共。鑒。亦。  
安。在。其。必。死。也。至。於。紀。綱。回。郡。未。有。回。書。三。日。促。膝。  
之。談。何。事。不。悉。耶。凡。人。交。際。瑣。屑。尚。不。肯。盡。形。筆。墨。  
不。孝。所。約。何。等。事。也。敢。宣。尺。牘。乎。年。兄。片。紙。相。投。亦。  
不。過。寒。溫。數。語。其。勸。諭。耿。逆。之。言。亦。自。口。致。假。設。不。  
孝。裁。荅。其。肯。綮。亦。不。敢。筆。之。於。書。負。心。者。出。以。示。人。  
是。請。兵。一。事。與。不。孝。渺。不。相。關。之。確。據。也。自。不。孝。定。  
案。之。後。洊。歷。寒。暑。年。兄。遂。無。一。介。復。通。音。問。其。視。不。  
孝。不。啻。握。粟。呼。雞。檻。羊。哺。虎。既。入。坑。穽。不。獨。心。意。不。

屬。抑。且。舞。蹈。漸。形。蓋。從。前。牢。籠。排。擠。之。大。力。深。心。至。  
是。而。高。枕。矣。及。六。年。叔。入。都。親。臨。慰。視。激。烈。抵。掌。欲。  
叫。閤。代。請。而。年。兄。堅。謂。事。已。得。釋。若。重。瀆。

聖聽。

恐。反。滋。疑。事。脫。有。不。測。吾。焉。肯。相。負。遂。使。年。叔。不。敢。  
輕。爲。舉。措。揮。淚。而。別。今。歲。之。春。聞。

上問

者。至。再。矣。諸。王。大。臣。未。見。密。疏。何。所。容。議。然。

奏。請。者。有。人。援。引。釋。放。之。例。者。有。人。年。兄。此。時。身。近。  
綸。扉。縮。頸。屏。息。噤。不。出。一。語。遂。使。

聖主

高。厚。之。恩。僅。就。免。死。減。等。之。例。使。不。孝。身。淪。廝。養。迹。



遠邊庭老母見背不能奔喪老父倚閭不能歸養而此。時。年。兄。晏。然。擁。從。鳴。騶。高。談。闊。步。未。知。對。子。弟。何。以。爲。辭。見。僕。妾。何。以。爲。容。坐。立。起。卧。俯。仰。自。念。果。何。以。爲。心。耶。夫。忘。德。不。酬。視。危。不。救。鄙。士。類。然。無。足。深。責。乃。若。悔。從。前。之。妄。護。已。往。之。尤。忌。共。事。之。分。功。肆。下。石。以。滅。口。君。子。可。逝。不。可。陷。其。誰。能。堪。此。也。獨。不。思。當。日。往。返。衆。目。共。瞻。今。不。恤。輿。論。之。是。非。但。思。抑。一。人。以。塞。漏。遂。至。巧。言。以。阻。寮。友。而。不。計。人。議。己。之。薄。造。端。以。欺。師。相。而。不。慮。人。疑。己。之。誣。陽。爲。陰。排。於。大。帥。之。前。而。不。思。人。惡。我。之。反。覆。掩。耳。盜。鈴。畏。影。却。走。平。日。讀。書。何。事。談。理。何。功。豈。非。所。謂。日。察。秋。毫。而。不。見。其。睫。者。耶。嗚。呼。年。兄。至。是。已。矣。知。人。實。難。擇。交。匪。易。張。陳。凶。終。蕭。朱。隙。末。讀。書。論。世。謂。其。利。名。相。軋。苟。一。能。甘。心。遜。讓。何。至。有。初。鮮。終。豈。知。一。意。包。容。甘。心。污。斥。而。以。德。爲。怨。禍。至。此。極。向。使。與。年。兄。非。同。年。同。里。同。官。議。論。不。相。投。性。情。不。相。信。未。必。決。裂。至。此。迴。思。十。載。襟。期。恍。如。一。夢。人。生。不。幸。寧。有。是。哉。不。孝。將。具。疏。呼。寃。則。非。臣。子。思。過。之。義。將。昌。言。示。衆。則。非。



絕交不出惡聲之仁誠恐回遁畢露掩覆末由悔吝  
孔多噬臍將及每追昔日晨夕過從之歡覽張陳蕭  
朱之戒可爲於邑是以修書謝絕兼布腹心或者年  
兄戒迷復之凶敦報德之義遡泉蔭之本源悔下石  
之機智補牘詳陳無所隱諱免冠引咎積誠動天  
必嘉其遜讓朝野亦頌其義聲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則改過不吝有光古人不孝雖已割席敢不拜在下  
風以承嘉譽承惠資斧已藉鄭肇老先生代璧執鞭  
之暇聊致區區西向揮涕不知所云

得一道人曰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若  
非遭際至此則此篇奇文何自而來今上達  
九閭萬人嘆賞彼蒼不可謂無意也台鼎雖尊其如千秋

公論何哉

黃叔威曰叔夜之絕交孝標之廣論一則曠達過  
情一爲感觸世故先生不幸身自遭此乃千百  
年來未有之事噫安得立請尚方斬馬劍一取  
此輩頭乎

又曰前面多少含忍後面則痛心已極無復可奈



不知是淚是血是筆是墨其文氣一往奔注有  
怒浪翻空疾雷破柱之勢後死有人當不令如  
此大節遺落天壤也

抵奉天與徐健菴書

不孝謏劣無似涉世寡術意外萋菲幾致不測老年  
兄流涕徬徨不遑寧處多方滄雪罔間初終卒起白  
骨而肉之凡有血氣心知皆聞風感泣矧躬沐高厚  
者鏤心刻骨夫復何言釋繫之初猶意得附輦轂依  
藉帡幪或迎養老父京邸牛馬執役之餘晨夕得私  
定省不意遠涉邊荒鄉園旣杳鱗鴻阻絕魂銷腸斷  
慘沮何堪登途之日奔車歷險支折體疲裘敝絮單  
朔風砭骨加以兩人耦繫起卧與俱擊柝稽巡若囚



犬彘出關所見更復愴懷。蕪城敗堞衰草寒烟中夜。邊馬悲鳴侵晨鈴鐸啓路誠遊人所爲白頭壯夫因之下淚者也。初夏三日旣已得主遂入廝養之列書生孱弱不足以供驅策亦稍從耨圃擁帚之事起居拘逼飲食殊宜百感攻心遂至伏枕主人憐其委頓始許養疴僧寺每南向望雲神爽煩亂家無儋石菽水誰供老母靈車侵逼風露刺心之痛莫能抑遏誠恐憂能傷人年壽滋損所懷卒卒究未宣布是以願悉顛末昔不孝當甲寅之變脫身僧寺逆黨刃脅老父追尋不孝挺身往代刀鉞林立蹠尸踐血不孝見賊不跪語不爲屈逆怒將加刑已復放歸其夜不孝潛起朝衣望

關 九叩將一死以謝

恩。老父謂耿逆庸劣下材兵微餉寡勢必窮蹙自敗。不如陰行偵謀散其人心離其將帥遣人從間道出通消息以報。

國

家不幸事洩闔門同盡無恨不孝泣遵父命自是削髮披緇杜門不出逆黨疑其叵測遂脅以僞官始稱



仍舊編修不受。後怒降僞戶曹員外。不孝瘠形托病。始終固辭不受印札。三年一日。此通國所共聞也。不孝外示病羸。陰探其人才。能否兵馬虛實。將遣人出關報知。而家無可托之僕。正在徬徨間。忽厚菴之年叔到省。語以厚菴將來不孝大爲駭異。嚴詞切責。令速歸勸阻。勿陷網羅。又恐年叔不能動聽。遣小价輔之。全行而厚庵已高巾。褒袖投見耿逆。還抵不孝家矣。不孝方食憤懣。投匕而起。然思隻手回天。孤立無援。冀其至性未滅。愚誠可感。庶幾將伯之助。出見不

施拱揖。痛哭流涕。奪巾擲地。怒髮上指。激烈難堪。先慈遣人呼入。老父出見。以婉詞相勸。因言老朽布衣。已甘與兒輩闔門共盡。矧在高明。豈無定識。定力或者將立奇功。以報國也。厚菴稍爲改容。家父因呼不孝。出與共議。凡耿逆之狂悖。逆黨之庸闇。兵勢之強弱。間諜之機宜。聚米畫沙。靡不備悉。厚菴見其鑿鑿可聽。始爲恍然。不孝於是定計。不孝從中潰其腹心。睽其黨與。厚菴速歸。從山路通信軍前。但云賊黨皆庸材。唯耿繼美爲逆。所忌其勢可離。有楊某賊。委以



腹心而不屑與賊共事。可結爲內援。使陳某一日未死。不出歲餘。當令變從中起。相機通道。迎請大兵。直抵關前。一鼓可下。願

聖心

稍寬萬一。厚庵恐抵家後。逆賊別有誅求。欲受廣文。以歸。不孝謂不得一潔身事外之人。軍前不足以取信。令其以病堅辭。逆若發怒。至發兵拘捕。吾寧扶病見賊。以全家八口爲保。或可無事。臨行訣曰。他日幸我之功。成則能白爾之節。爾之節顯。則能白我之功。萬一不幸。而南北阻隔。鬱鬱抱恨。以終。後死者當筆

之于書。使天下萬世知我。

國

家海濱萬里外。有一二孤臣。死且不朽。嗚呼。當此之時。不孝揚眉怒目。隕涕欷歔。冒萬死一生力。挽一同心。共事之友。庶幾白死後之心于天下。後世耳。豈慮及身完志。遂竟有覲顏以相負者哉。厚庵回後。耿鄭構兵音問阻絕。又不啻半載矣。不孝遣人兩次出關。不達。厚庵此時尚在猶豫。及耿逆敗。屺聞王師有招撫之令。始遣家人張誥抵省。謂不孝若勸耿逆歸誠。乞預其名。不孝詰其行人不發之故。則以虛實未確。



為辭不孝見其意在見功喜謂事當有濟因詳告以  
耿逆勢未窮蹙不肯歸誠今幸耿繼美已被離間出  
鎮浦城互相疑忌海寇雖和未忘瑕釁須各散流言  
使二逆相圖以分兵勢一面遣人請從杉關汀郡兩  
路進兵繼美必有內變若兵臨省城招撫不順則內  
應在我反覆叮嚀兩日遣歸蓋自張誥回後不孝謂  
血誠得達

至尊

不虞其專取以自為也其後耿鄭二逆相約鄭氏舟  
師直抵金陵耿氏督軍出江右不孝恐賊勢浩大遣

人散言城中半受鄭氏偽札人情驚擾逆黨惶懼遂  
相顧不前衢州逆帥所統最號精銳不孝遣人出關  
不達因令散言省城已為鄭氏所據衢之士卒顧其  
家室各自潰歸閩省彈丸之地訛言四起民有離心  
兵無固志耿氏疑有偵諜入境遣人嚴捕不知所始  
而大兵從此入關耿繼美始望風獻款矣嗚呼不孝  
當日所處之時何時所遭之地何地哉家居縉紳非  
有趙苞專城之責聚族省會非若王陵在漢之身也  
城門已閉老父被拘非若子形凝碧得以碎首捐軀



松崖山房文集  
客官長安麻鞋得見天子也舉目異類肺腑莫輸身  
非狄梁公之相國同儕非張桓袁敬之天性忠貞得  
幹旋於掌握也方寸煩亂之時陰行偵謀之計瘠形  
散髮玩世不恭視逆輩不啻蠅蠊時出一二有意無  
意之言使其鷸蚌相持癰疽內潰孫武之死間直以  
八口之性命殉之卒之

王  
師入境由海寇掣肘于後耿繼美納款于前萬里孤  
臣未嘗無藉手以報  
萬一祇以蠟書偏阻良友負心先事未達于

聖明

宸聰

使血誠一無可據不孝今雖言之孰從而信之乎

不孝與厚庵促膝三日抵掌大言厚庵以為落落難  
合及事後到省相晤謬相嘉嘆謂所言若合符節彼  
時密疏不欲列名誠恐事洩俱斃無益今幸見天日  
謀實爾出自當一一入告不孝以初心已遂代白有  
人且恃三年事迹大衆所諒遂邈不關心值禁嚮入  
閩招諸狂妄附會圖讖羅致不孝再三不孝疑其包  
藏禍心堅不往見庶幾無過亂門之義而逆黨疑忌  
含沙射影先發制人卒受其毒厚菴又飾非護短始



終相欺陽爲陰排爲痛癢不關之語竟陷不孝於罪  
嗚呼痛哉不孝拒逆而反爲逆所誣爲友而卒爲友  
所誤愚忠莫剖而負謗難明向使非

聖主

天地之恩當事主持之力已與逆輩同盡雖欲仰首  
伸眉論列是非豈可得乎今迹淪賤役身寄邊庭責  
以人臣不能捐軀罵賊之義自當引息屏愆無復嘵  
嘵萬一獨是三載惓惓一飯不忍忘

君之

苦猶可質于天地鬼神今萬方底定賞罰大明勞者  
錄功死者賜卹而昔日酸心飲泣之士反被搆于凶  
逆之徒老母旣抱恨于終天老父復倚闥于萬里忠  
孝俱虧苟延視息一日之生一日之痛則疾苦呼天  
所不能自己者也

玉輦

東巡擬具疏以控而此番一切不容上達命也如何  
在東旬餘知留守諸公已承當事預爲噓拂不孝何  
修得沐注存至此昔太史公身下蠶室至嘆貨賂莫  
贖交游莫救不孝未登龍門而竟藉回天得保首領  
可不謂幸焉然人之遭際固有傾蓋顧盼而價重連  
城立談剪拂遂致霄漢者不孝得蒙再造徒以罹茲



大詬不獲。淖汗泥以效涓埃。旦夕引領。惟期稍雪。覆盆歸里。一奉老親。而後以犬馬餘年。捐頂踵以酬知己。或者格天有機。自當不惜一引手拯之。泥途者也。伏惟年兄躬爲陳謝。積誠以請。或有指示郵寄。相聞不孝。今已養痾龍王廟。心僧處百凡錢。年兄能悉之。厚庵有資斧之贈。已藉鄭肇老先生代璧。而未有一詞以復。故陳書謝絕。希爲代致。得一道人曰。此較絕交書。自叙處更加雄暢。浩氣如虹。烈腸似火。一再讀之。覺悲風動地。血淚漂山矣。

與富雲麓先生書

廊廟晏寧。台衡枚卜。老先生以具瞻之望。行當燮調。元化霖雨。蒼生匪獨梓里之慶而已。不孝不幸。遭際屯蹇。老先生百凡垂慈。有加無已。小价入都。叩謝又荷。遠錫隆施。高厚之戴。銘心刻骨。夫復何言。不孝與厚庵十載骨肉性命之交。卒蹈張陳蕭朱之釁。誠恐高明未悉。將謂不孝厚始薄終。落水拖人。與無賴者何異。是以願悉顛末。不孝自親王入境後。厚庵前事未嘗掛齒。頰十六年厚庵約



同入都代白及後厚庵聞訃不復共謀不孝遂於十七年決計待罪

闕

下蓋謂其方寸已亂不便與商且自信三年內托病辭官之迹大眾所諒初不意有訛傳誣告之事為急自表白之計也入都聞巡撫已易新任恐行查或致齟齬遂遣人歸具呈巡撫懇其代題俟其可否而後自明在都半載僦邸閉戶平日師友皆未造謁即以鄉鄰重望素沐垂注如我老先生亦未進叩良以心跡未白於

君父

之前故也家人抵泉厚庵懷疑挾伎巧畱家人數月不遣而潛遣人抵吳門作字與同年徐健菴囑其勿為不孝先容於撫軍又貽書益都師相謂不孝潛身入都為耿逆探聽消息又於寧海將軍及內閣覺公之前謂不孝入都望門乞哀徬徨無路都中師友皆貽書厚菴令勸不孝南歸蓋其用心險幻至此而不孝懵如也不孝在都既久音耗不獲遂于十八年三月復奔回抵家厚菴因不孝有京察降調之命偽具揭帖代請于將軍副都統求代啓于親王不諱



其到省受不孝密約同謀請兵之事。不孝心信之。將軍副都統平日聞其誹謗之言。至此惡其反覆。名不孝同在堂中問厚庵曰。當日陳翰林萬死一生中與學士同謀。此一事。舡多亦不碍。江密疏中乃去其姓名。何耶。厚庵詭言爾時假道於汀州。汀州乃耿氏所轄。脫或洩露。則我無事。而陳某一家齏粉矣。以此未列其名。將軍又曰。既如此。親王入境之初。何不卽具啓言之。今遲至三年。我若啓

王

王若上疏。部中必駁。謂其有情。面陳翰林家又貧無力。如何支得。厚庵言初意同進京。卽爲啓

奏故不啓

王後我丁憂無心及此。遂竟錯過。目下我應如何。將軍

言陳翰林京察降調。一面起文入京。學士到京宜懇切代上一疏。爾既有言

皇上

必信。或問當日何以不列名。爾卽將假道汀州之事面奏若問



親

王入境何以不言。卽以丁憂錯過面奏。如此庶于陳翰林有益耳。厚庵面諾之。將軍猶恐其或變也。呼不孝曰。陳翰林爾今日此事。我兩人俱見過。如此行爾意何如。不孝此時亦不意有日後之事也。奮然答曰。此事聽李學士良心。我今日未嘗求他作此事也。及不孝入都奉

嚴旨。

向登聞鼓。引厚庵爲証。數同年皆以厚庵語有異。同爲慮。不孝詰之。始知吳門貽書健菴之事。至是而不孝始駭然矣。不孝向亦辱益都門牆及撫軍代不

孝具疏入都。益都亦有煩言。不孝罔測其故。益都後得悉其詳。乃駭曰。陳某苦心至此。厚菴語我之言。是何心耶。及不孝入西曹。益都有資斧之贈。遣人言此不孝始知其欲掩前非。遂圖下石。功高不賞。禍至此。烈嗚呼痛哉。不孝在都濫竽四載。未嘗有所觸忤于人。而蜚語之訛。傳椒房之加怒。逆黨之誣告。安知不俱由此也。今身陷奴隸。迹寄邊庭。老母抱恨於終天。老父倚閭於萬里。每一念及。痛心刻骨。老先生當爲萬世主持公道。幸曲諒其不得已之心。則死生啣結。



也至厚庵到省某極力勸回之詳與密謀請兵捨身報

國實跡貴郡人士皆能言之不孝不容多贅伏惟照察

又與徐健庵書

壬戌季冬

小价來東接老年兄手教拳拳遲迴者數日不孝竊思此生無一事可以自信獨此血誠至性其於

君父

師友之前死生可以不負不孝於厚庵非始厚終刻也厚庵不救之失小而下石之恨深當厚庵聞訃之時不孝進退無門徬徨北上已甘心棄斥不復自明入都請罪不過期了此局庶幾歸里長侍老親故向師友之前不及厚菴一語其在吳門請示於我老年兄者不過爾爾天地鬼神可鑒也而老年兄思爲培



植不孝之計。都中師友亦以爲宜。請代題于撫軍。故遣价回家。彼時老親倚閭。菽水無資。病弟在都。資斧將竭。引領南望。跋胡蹙尾。何如哉。厚菴乃巧留家人。至數月而陰阻于年兄。醜詆於大帥。其庸惡陋劣。豈可勝道。至若寄益都師相之言。則直欲置不孝於死地。以滅口。奇險至此。則蜚語之傳。椒房之怒。安知不俱由此也。此披尾戴角者。亦不忍爲。而衣冠中君子爲之乎。然事在疑似。不孝猶冀其忌刻于初。悔禍于後。或藉其轉移。得生還養父。則亦沒齒不言。庶幾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之義。今則已矣。身陷奴隸。妻子受辱。賤類在家。猶得代不孝定省。此番被逮。老父潸然曰。兒媳離家甫兩日。朝夕飲膳。莫有問者。此後未知何若不孝。聞此。心膽墮地矣。厚菴行止。自棄於人類。不孝義已當絕。若復隱忍不言。心迹不白。旣爲不忠之臣。倚閭失望。又爲不孝之子。一日無以自立。人世不孝之志。決矣。夫伐國不問仁人。原稟不敢復呈。以傷我老年兄之忠厚。不孝愚夫。愚婦。困辱窮邊。與死爲鄰。雖重得罪。無所恨。獨是奴子報主血誠。殊爲可



木齋山房文集  
憫此番徒步東來。蹴雪衝風。黧面繭足。主僕相持。慘然一慟。渠忼慨自誓。不濟甘心。同罪亦無怨悔。不孝念其家有病母。而此僕素有孝思。故不已。爲冒瀆於老年。兄伏乞切懇當事。加意幹旋。萬一愚誠不足以動天。當令此僕得以生還故土。則啣結之恩。沒世矢之。背城借一。在乎此舉。書不盡意。唯有哽咽。

與顧華封書

老先生年臺文章氣誼。遠過古人。不孝素欽下風。識荆未遂。近衲僧至。備述雅懷。不覺感泣。不孝淺學寡識。徒以愚忠事。

君愚

誠交友而遭際顛蹇。一至此極。老先生採風敝地。未審何所見聞。而拳拳在念。思拯之水火。此海內聞風者。應銘心刻骨。矧躬沐高厚者。夫復何言。不孝穉年蒙

國厚恩。不能捐軀罵賊。豈爲無罪。然不死以全老親。不



君父。

受僞衣冠印札未始無以對。至於剪離逆黨密謀請兵皆冒萬死一生天地鬼神共臨共鑒豈意良友負之於先逆黨誣之於後竟陷重辟幸荷。

君相。

天地之恩不至與狗彘同盡但身辱奴隸迹寄邊庭老母已抱恨於終天老父復倚閭於萬里苦塊之餘僅存殘喘若仁人君子發大願力幸及其未入枯魚之肆而拯之也鴻便附羽鳴謝邊地紙墨不莊百凡伏惟鑒照不旣。

答廖尹公書

西曹承顧已深感佩近司空公至藩又辱手書撫今追昔不覺愴然一慟也不孝曩日僧帽僧鞋與先生日放蕩山水此時寄意何在壁上求畫燕臺八景中作陶淵明楊廉夫像此等事用心何所刀鋸斧鉞之下。一往情深祇博今日邊塞一牛馬之辱夢魂不計及此也敝廬已籍沒入官窻上大筆猶存此等物恨不得一呈。

御覽。

耳荒緘遙謝投筆哽咽。



又與徐健庵書

甲子夏仲

鐵生回得老年兄手書兼賜教

御試

二刻寒風朔雪之鄉。捧讀大篇如獲圖球重寶矣。嗣聞榮膺晉擢佐理台衡。從此燮調元化。霖雨蒼生。豈獨同譜私慶。竊惟老年兄負內聖外王之略。際明良之運。當此海內晏安。邊烽無警。修明禮樂。潤色太平。為萬世治安之計。正其時也。厝火積薪之論。似無所容于今日。而草野之愚。有言之似怪迂。而實為所宜留意者。不孝試妄言之。老年兄姑妄聽之。可乎。

君相



國家有極快意之事而實為酖毒之萌有全盛之圖而即為積衰之漸者秦皇驅六國之驍雄而遠謫漁陽之戍晉武納款邊數十萬眾而處之肘腋之間當其時以為固邊防示無外究之戍卒夜呼劉石長嘯豈非投之非地迫之不堪犷強盛之模忘隱憂之伏所致歟我

國  
家自三藩之變震撼神州

皇上

神謨獨運命將出師四海廓清逆兇授首然授鉞專閩之親賢非盡駕臨淮汾陽之上也折衝禦侮之爪牙非盡張韓劉岳之選也乃武功赫濯軼宋跨唐則以諸逆荼虐之政加痛於人心而

皇上

解網之仁遍喻於山陬海澨然而海內困於鋒鏑者已八年矣夫霜雪之後煦以陽春瘡痍之餘與為休息天道人事莫不謂然今策勳飲至論功行賞既不

國  
家非能百年不用兵也此其勢固已可一不可再者

矣今乃復摘其桀雄係累其妻子聞名入樞部者將



及七萬餘人。牛車絡繹。銀鐙被體。置烏喇寧古之間。或發邊臺。或投站道。甚且困之。奴僕既不屬牧民之。有司徒。付無賴之徒。鈐束而挫辱之。多妻子。則供人之呵斥。置田業。則受人之侵漁。雖有賣刀買犢之心。無復安土樂生之計。虎視耽耽。相望于道。嗚呼。亦思今日。

盛。京之地。何地也哉。我

國。冢之大勢。與金同。金以燕京為中都。而東京建於遼

陽。上京建於寧古。是周之豐鎬。東漢之關中也。自衛

紹王不納。徒單鎰之議。昌桓撫三州不守。而遼西之

右臂斷。契丹餘眾。嘯聚於咸平。而高麗之貢。疎蒲鮮

萬奴。僭號而中都之援。絕進無所據。退無所歸。失策

南遷。遂成板蕩。前車之鑒。炯然未遠。今日者

興。盛。二京。湯沐之邑。

陵寢。是。依以形勢論之。京師門庭。

盛。京堂奧也。宜使身臂相通。烟火桑麻。數千里相接。戶

口。滋蕃。軍實精足。內編保甲。外絡斥埃。俯視六合。有

高屋建瓴之勢。此萬世久安之策也。且其地東西數



千里南北千餘里幅幘兼數省之區姑置龍江以北  
寧古以東荒遠者勿論卽以州縣所治及船廠將軍  
所轄言之遼金于此置郡邑不下五六十所生齒之  
繁賦稅之入不假饒于異地而富強甲天下矣襄平  
以南抵海島環山帶河金完顏齊嘗請合廝罕七百  
里之地爲民田得膏腴數千頃若盡引河流疏溝洫  
皆秔稻之鄉歲可省東南輓漕之十二也明季雖視  
遼左爲邊徼猶不失爲富庶之邦自我

國

家天造雷雨陵谷同遷今北則插柳爲樊非有長城

之限屯堡烽燧之嚴也南則頽闔廢郭虎狼所嗥狐  
狸所居千里蕭條矣東南抵鴨綠皆兩漢元菟樂浪  
之地今則一望榛蕪貢使往來之外行人歛跡矣自  
設郡邑招徠以來人皆懷土重遷卽得一二窮氓皆  
去住無恆按籍不過數百覈實則什去二三土曠人  
稀莫此爲甚非所以強幹弱枝培根固本也爲今之  
計莫若大沛

恩

綸使三藩里誤之衆盡隸州縣爲民蓋民則有室家  
可立有田產可治有妻子親戚並可相邀聚首無無



神。

賴誅求之苦則餘資可爲牛種之資無奴隸困苦之辱則人思自愛而重犯法衣食足而長子孫其間則前此之雄心已消後此之異念不作目前則嚴之里甲使無脫逃之弊從容簡其丁壯以充邊備之缺而且懸之賞格佃作若干頃者使得返視故鄉不出十年戶口可殖農桑可蕃國用可充軍實可足遼河東西直接畿輔雞犬相聞室廬相望消隱禍於未萌固京於磐石國法旣無所虧國計大有所補亦何憚而不爲哉今計不出此而必奴隸之謂將折辱之也然

可以辱君子不足以辱小人黠者且納履去矣必臺丁之驛卒之謂將困苦之也然忍困于目前不甘死于牖下此中不乏勝廣之徒他日未必不爲契丹蒲鮮之續昔人謂秦皇聚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而不知其將噬人今乃聚百萬虎狼於堂奧而折筮之他日寧忍言哉夫驅富庶之氓使爲怨毒之積拋膏腴之壤爲榛莽之區棄胼胝奉公之資充無賴雀鼠之腹得失較然

廟。堂之上非不見及此也誅叛意重失入議輕當明盛



快意之時不樂聞積衰醜毒之論是以嫌疑多而憂  
盛危明之意少也老年兄淹貫古今奚啻燭照數計  
弟兄許

國出入

黃扉所當于密勿論思之時籌帷幄借箸之計以回天  
心以固根本以靖亂源則

國家幸甚無聊狂瞽之言伏惟照察

得一道人曰名論宏議可勒金石由曾有不全史故洞  
如觀火此識力非書生所及筆力則過秦治安矣

答楊道聲書

冬孟忽得台翰知老伯大人暨老兄昆仲納祉殊深  
溢喜前歲西僧一札郵寄正恐浮沉舍弟今歲自閩  
抵東附賈人舟夜過毗陵未及一叩未悉近履談及  
正爲悵悵忽承音問如晤故人何慶如之反覆來教  
嘆老憂貧離悰別緒淒清欲絕司馬青衫自應淚盡  
而江左周郎豪爽風流抑何頓減也此日鉅公博雲  
錦之羣偏靳龍媒之價九方伯樂固不敢輕以許人  
然老兄守困食貧高堂白髮古人志謀菽水不憚負



米行傭被褐懷珠據圖扼吭智者不爲而風雨衡門  
饌乏甘旨仁者不忍則三昧遊戲爲龍爲蛇丈夫處  
此風骨亦何庸過峻耶弟落拓窮邊雖問奇載酒車  
馬江干大抵進荆山之異璞奏鐘鼓於爰居不意老  
兄生長文物大邦竟爾鍾期寂寂興言及此益增黯  
然

聖天

子勤政愛民簡擢循良搜揚巖穴倘有薦剡上聞幸  
發悲憫之心無作小山叢桂之戀天時人事方將昌  
泰萬年經綸有具何貴刻舟駒隙誰追河清難俟弟  
雖牛馬爲羣而萇叔之心尚熱不揣愚公欲歌招隱  
良爲當世惜人才非直以軒冕望故人作野人光寵  
而已高明聞此又當破涕一撫掌也郵寄來人旗下  
武職以解流人抵東性甚朴誠立索回書爲信走筆  
率復併祈呼名肅候老伯大人暨諸昆玉舍弟來歲  
南旋尚容續佈  
得一道人曰吉光片羽光怪陸離尺素數行何處得  
此彝鼎之姿金石之響耶



與德子萼書

兩載未獲便郵未得專候每從令弟處得悉老伯母暨老門兄近祉為慰近聞老門兄學業精進

聖眷殊深良為雀躍

聖天子勤儉仁愛真堯舜之君臣子致身之日也所願入

告根本至誠要歸忠厚毋雜申韓以傷

國家元氣

恩寵榮渥而志行不逾當年則天下

國家之幸豈獨同志之慶而已嗟夫賈誼長沙梁鴻海



曲窮通有命夫復何尤若弟則淪陷垢污湔洗無日  
求爲

聖世扶杖觀化之民不可得夢寐中

君國民生猶殷然在念覺寤不覺淚之盈睫也身已廢矣

朋友能行其志猶慰所懷故握管不無惓惓令弟入

都附羽肅候近有著述乞以一二見寄

得一道人曰尺幅中忠愛之思溢於言外

賀徐健庵總憲書

歲內聞老年兄先生有總憲之命深爲社稷蒼生欣  
慶此正大抒經綸泰交一德時也弟之謏劣唯有雀  
躍然不揣願以葑菲進者此日中外無虞萬方清晏  
正宜安靜以迓天和仁厚以培國本鼓勵士氣以收  
真才敦崇廉恥以抑僥倖一切苛細綜核無所用之  
其緩急次第之數知老年兄先生所見過人遠甚也  
家他日之患起於將劣兵驕邊備不戒歲內見軍政  
一疏大有關係然愚意以爲立法防奸不如慎簡大



帥數年來軍功冒濫已甚。卽以敵鄉言之。血戰之士。被抑者不乏人。而左都督千餘。則胥役商販無賴。居其什七。近雖稍汰。然所去者。僕魯不諳世務之徒耳。其諳練。彌縫者。率先補用。今日副參。皆他日專閫也。一旦緩急。此輩其可恃乎。將來日蝕正陽之月。而月犯建星。誠恐大僚相譖。門戶紛紜。邊境亦遂多事。外患內憂。從此而始。老年兄先生。知我獨深。故不避狂瞽。妄言之耳。厚庵邇來

主眷

殊深。而不能自安其位。緣京師訛傳。舍弟有告訐之

舉。故倉卒南奔。未知果否耶。弟當日一片血誠。自信可對天地。非今日事後。敢於老年兄先生前。大言不怍也。使厚庵先事陳奏。則兩美俱彰。卽不然而事後。痛切一言。弟亦得蒙

聖慈

矜憫。厚菴亦可絕後患。乃猜伎太深。惟恐相軋。首鼠兩端。弟危機已迫。不得不聽其朦朧一疏。緩須臾死。遂狼狽至今。向欲激切一呼者。實以老親在堂耳。今終天長恨。何可復追。而老年兄先生。必欲以羊角哀左伯桃之事。相責弟廢棄餘生。敢不隱忍聽命。舍弟



萬里徬徨爲親營葬。究何嘗有是事耶。獨是此時。清  
要非可久居。厚庵舉止。萬衆所悉。萬一言路見。攻援  
弟作証。兩敗俱傷。良可悼惜。爲厚庵計者。惟有補牘  
詳陳。深自引咎。且弟難中實跡。渠無一不備知。若不  
自昧。心痛切。一言必回。

天聽

此舉不獨可自安。一時抑堪傳述。千古縱有弟。日前  
西曹一控。然弟且爲淺夫。厚庵不失爲君子。誰得議  
其後哉。若牽羊次。且雖來往避人。恐終致噬臍悔何  
及也。弟血衰氣羸。埋骨窮邊。良無足惜。獨是呱呱弱  
息。未知沉淪何等。首丘之心。猶盲不忘。視也。老年兄  
先生處得爲之時。幸乘此事。機妙爲轉移之。可否萬  
祈一相示也。敝門人公車之便。專此奉賀。伏惟照察  
得。一道人曰。幾先之見。洞如觀火。乃所可知者。天所  
不可知者。人此事之無可如何者也。



與王京兆書

雷以樗材遭際屯蹇沉淪牛馬已經八載前後當事大人先生皆蒙禮遇而雷非奉呼召足跡不敢輕造公門。即或承虛懷下詢而雷自筆墨之外毫不及地方政事。庶幾愚賤自安。倖免罪戾。老公祖大人下車。即沐垂注。日前進叩。復蒙大雅詢及芻蕘。而某以初登龍門。亦不敢妄陳胷臆。日內緣救荒一事。耳目所及。深有可駭。初則閉戶不敢聽聞。而一二及門所傳。述日且益甚。竊念敝鄉童叟愛戴老公祖大人。不啻



父母事關父母而子弟有所聞不以實告殆非覆載所容且雷雖罪人舊叨侍從幸居此地

聖朝

根本之邦豈容膜外是以不能嘿嘿雷以壬戌歲抵留都此時城市猶蕭條數年以來商賈輻輳不亞京師此

發祥之地民物阜蕃

國家之慶也然三藩發遣之人既多加以八旗禁旅安插遊手匪類相隨至者不少小則入山盜參大則結伴行劫五方雜處驟遇凶荒誠恐事出意外

聖謨

宏遠早已見及故欲暫驅無業遊蕩之民非必盡去富商大賈以為減口足食之計也然事不用部文由老公祖大人口宣蓋權宜救弊之策不便出自

上意

且欲當事者相其事宜善行之耳帥府初出示勸其各自入關已去十二三矣其畱戀未去者或有貨物未售或欠負未楚自宜立限三月兩月使之以漸而行何意緩令于前刻期於後旬日之間甲士驅趕且欲將富商大賈盡行鎖解城市洶湧人不聊生自刎自縊者數人矣甚者山東米麥之船已到亦封禁不



令貿易尤爲可怪街市訛傳部內預備繩數十細盡  
縛此等其資貨重大者度不能脫身誓以死守其脫  
身去者亦皆五十成羣散處各鄉以觀事變微聞山  
右之人約擇一二捨命將甘心於副都統而帥府諸  
公不知大體見衆論交謫乃卸過於老公祖大人使  
密旨遍聞城市是歸過於

上也

小氏訛傳之語固未足憑而人情急而走險亦不可  
不慮今歲初夏小民祈雨山右人竟有情願捨身以  
鐵鉤鉤其肌肉以行遂至殞命者又十數人叩頭步

禱直至千山足踵皮潰不知痛楚其同心輕死一至  
於此一旦驅萬人而使之棄業且脅之以鎖解誠恐  
一夫不逞加害大帥則此地奇禍卽在旦夕又聞黨  
四案內所有大盜高姓者聚衆百餘人伏開原鐵嶺  
之間招集無賴彼旣叛主竊眷而逃必防人緝捕拒  
捕必須聚黨一夫攘臂羣無賴起而應之他日追咎  
事所由起恐過有所歸此老公祖大人不可不熟計  
也雷謂此地此時米價未至甚昂其驅趕已及萬人  
似稍可慰



上意

四部事多推諉。豈能同心。老公祖大人宜獨任其責。稍為立限。聽其自去。一面詳悉具疏請。

旨

以安地方。而一二處盜賊亦宜早絕根株。毋令養癰貽患。此國體民依所關不淺也。伏惟老公祖大人內斷於心。善為轉移。立將雷字付火。即一二有司之前。切勿言及此地。奸人造言生事者不少。誠恐某有預地方閑事之名。某得罪不足惜。恐反為老公祖大人之累。是以不敢躬叩。粗悉大略。假托京函投遞記室。謬妄之罪。伏惟照原。

與徐健庵書

心月入都。寸稟想已上達。舍弟來京。又叨厚賜。感何可言。近折世兄。隨司農至東。賑饑始知底事。操戈至此。然不足怪也。東壁南星甚晦。早為江左諸公慮之。前後諸同人紛紛避席。而我老年兄為一代文章領袖。難免太清微塵。然早謝事未必非福。願度外置之。謝去一切節勞。養性以待。

臨

軒咨訪弟言。或有所見不盡。妄也。師相坐論。屏不假攝。西清為重。此非狂瞽所敢。謬陳先天弗違。

綸



松鶴山房文集  
大人神而明之耳臨穎不盡拳拳

與給諫彭無山先生書

老先生仙令十年早膺

宸眷諫垣一載屢荷

殊恩

誠朝陽之鳴鳳當代之偉人不獨桑梓與有榮施且  
史冊書之以爲盛事者也某以謏劣遭際屯蹇雖素  
未識荆而私心景仰前歲老先生榮擢諫垣某不敢  
輒通一刺修候者良以某一腔熱血亘古奇冤得遇  
當世大賢君子在言路必能代雪覆盆若冒昧陳請  
恐涉于私反爲高明之累故也比聞安溪奪情一事



始則

溫旨慰留己而

聖明洞鑒關外傳聞有

旨詰

安溪五載陷賊心迹令老先生據實直陳乃老先生  
僅自述本末而安溪事謝爲不知某始聞而疑繼而  
駭不意貞操苦節如老先生冰心鐵面如老先生亦  
受奸人籠絡至此也夫安溪當變亂之時耿逆不呼  
自行投見若非某苦口勸阻安肯脫身而歸此通省  
所共聞也一來一往高中大袖取道莆中諒老先生

所見也至於探聽虛實離間逆黨密謀請兵暗約內  
應某冒萬死一生定爲密疏藉安溪從山路達軍前  
乃延至次年始行遣使削去某名始終不肯代白此  
通國所共傳有心所共憤老先生所稔悉也未蒙  
或謂事迹已久言之無因

上問

聖明

既已詢及豈容掩諱某大案中罪人固不敢望有所  
獎借但當據風聞之語請拘某與安溪對質則涇渭  
自明某果虛耶則安溪大節昭然豈容某肆口污蔑  
果實耶則十三載孤臣之心血堪原卽治安溪以欺



君負友之罪豈有過乎夫安溪以少正卯之僞僻兼新莽之謙恭某十載共事尚爲所愚老先生甫與同朝暫受其欺固無足怪若至近日請假一疏則舉朝皆窺其平日之僞矣夫天子諒闇之禮三代以下勢不可行我

皇上于

太皇太后之喪哀慕深痛必欲復古中外臣民合詞懇止至于再三猶復悲毀莫勝爲

宗社計

勉從衆請凡臣民有不聞風感慕情深罔極者非人

類也李光地何人學政何官非有金革之事艱危之寄而一蒙

溫旨

略無痛楚之陳遽請九月之假且自叙陷賊忠悃以

固

上心如此可謂有人心者乎夫以

皇上

聖明文學侍從之臣彬彬濟濟豈真謂學臣一席非

此監儒不可哉不過以舊歲北闈頗招清議李光地外飾小廉之名姑令留任以風勵天下使有心者知愧俟其懇請自當別簡耳豈意有此患得患失之鄙



夫哉夫倫莫大於君親禮莫大於喪祭罪莫大於望風從逆至於科場關節雖玷官箴較之此等自分輕重老先生於北闈一卷不憚碎首力爭至於綱常名教所關反類於瞻徇情面大疏雖論奪情卒諱其欺友之迹庇一名教中之罪人使二十載孤臣之苦衷熱血不得達于

至尊。律以春秋責備賢者之義其又何辭竊恐重負

聖天。子始終之知遇矣老先生心血如丹當念天下尚有丹心之男子舉朝眼釘必拔在老先生豈容有此待

拔之豐端哉某奴隸罪人也上書抵觸諫臣罪當萬死所以嘵嘵云爾者非以此搖尾乞憐于人良爲天下惜綱常爲千秋惜公論爲社稷蒼生惜一舉朝之人望知老先生能諒其狂瞽也外附李光地原贈詩併某與李絕交書一紙顛末頗具公餘之暇幸一鑒察

得一道人曰曾無愧怍明目張膽言之冠髮指天浩氣冲斗壯夫抵掌僞士低眉黃門自許錚錚至此安得不俯首



與徐健庵論留都名宦鄉賢書

心僧回後寸稟。願謝併附志書。管見一冊奉呈。未識有當否耶。更有進者。各直省皆有名宦鄉賢祠。獨關外未建。近陳非園任少京兆。特疏請增明倫堂。又置此二祠。不論愚意謂。

國

朝發祥之地。開創之初。英奇輩出。及今父老尚有能傳其事者。正宜乘此時採訪其故實入志。以爲將來史傳之資。併宜與古人同入祠祭。享使後人有所瞻仰。效法。今萬方昇平。正禮明樂備之日。老年兄先生



身總史局宜特疏此事使

國初諸臣有所表見

祖功宗

德亦藉此揄揚此潤色大業鼓吹休明一大事時不可失也夫帝王英謨睿略莫大于用人聽言前史如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宋之藝祖本紀所載寥寥至其驅策智勇駕馭英雄大略皆澈見于諸臣列傳之中嘗閱遼金二史遂遜拓跋宇文遠甚豈真江河日下倘緣風尚淳樸乏好事者爲之傳述又不得一二鴻筆雲雨之臣爲之搜羅編次遂終泯泯使千載下讀

其書者幾欲廢卷吾儕幸生

本

朝可留此一大缺陷耶率爾狂言未知有當于高明否也舍親鄭老先生古道君子也因于一編修幾三十年真可謂拙宦矣昨閱邸報孟端士諸公皆有意外殊可駭異深爲舍親危之老年兄先生能爲弟推愛幸百凡賜之指示天下才人易得所難者素心人耳老年兄先生素具識鑒諒不以弟言爲妄也得一道人曰此時而思爲名教修明祀典爲仕路保護正人若忘其身在此難中者宜東海之心折也



與許月溪商兩弟挈眷到東書

入春得尊翰知老伯母暨闔府起居清吉爲慰長君  
食餼次君又已採芹轉盼聯翩長安大魁詞館爲桑  
梓光邊庭牛馬雀躍何似弟落拓至今。瀚雪無日每  
念舍弟二人在家生計艱窘將來未知何所底止弟  
在東差堪度日。故欲令其暫挈眷來東聚首數年再  
圖歸計而舍親相阻者多。弟非不知遠離先人丘壟  
之非萬里跋涉之苦。但恐日後不能支持。日甚一日。  
弟又插翅莫援。及今尚有屋可賣。可爲來東資斧。若



將來債負已深賣屋只供還債雖欲來不可得耳老兄幸爲酌之此番林鄉親回家祭祖甚可附之同行若此番不來後此不必作此想矣近日鄭肇老信來東甚言家鄉之難弟思一大鄉紳在家且爾况此孱弱書生何以自存哉遠離鄉國昔人所悲計不得已亦宜通變未知高明何以教我也陳世老近况何若未及另札祈爲致聲林孟宣竟爾長逝深爲可痛邵蓉老先生賞識後學不啻橋太尉之相期而弟竟不能爲炙雞絮酒之奠俯仰今昔存歿愴懷不止賦七哀增斷腸也趙氏昆玉施氏昆玉幸俱爲道意每作家書數日作惡數字未成未嘗不投筆再四臨風長恨也

得一道人曰尋常書問耳而酸風滿紙一片真摯之思溢於言外卽此可想見其性情造次顛沛自有隨地安排非手忙脚亂者比



與陳世承書

里中時叨教誨多難以來每事俱承關切銘佩殊深。弟之遭際雖極狼狽然揆之臣子捐軀報國之義皆罪所應受者。

天子

聖明既宥孤臣以不死而牛馬困頓之中猶爲諸當事所憫念差能自立夫復何恨獨是老母見背不能奔喪老父倚閭不能歸養痛心裂膈無堪自解人生至此乃悔功名之多事矣。呂九告訐一事殊爲可愕。然昔子羔別人之足而刑者脫之于厄。今弟實無害。



人之事而怨者乘危而擠之弟之行己未能爲人所  
信耳于彼何尤舍弟未諳世務百凡尤望指示此後  
弟有家報來東願時惠德音以慰遠念臨穎瞻注

松鶴老人曰余短札素不屬草零落多矣世承  
齒于余諸父行難中貽書遼左相慰故作小  
楷報之不知何故入書畫肆中或誤謂前賢  
筆也林吉人長君洙雲見之購以示余男聖  
恩聖恩呈余爲之一笑余筆畫濫惡諒非以  
字見賞存此以誌闐闐中不虞之賞識也

與黃石侯書

僕與安溪非有深讎夙釁僕欲據實陳寃安溪意在  
掩諱故相左耳然安溪負僕非負

國也僕念臣子引罪思過之義十七載甘心邊外結舌  
吞聲幸而

玉輦東巡

至尊召問咨嗟憫惜爲臣子者此時感泣之不暇何俟復  
爲告訐之詞一二黠者張皇其事恐嚇安溪彼固意  
各有在耳然僕生入榆關安溪卽畀節鉞仰見



聖天

子恩同天地曲成萬物無非憐其遭逢不幸猶具此

一點愚忠故兼容并包欲使各精白其心同効命於

聖世

假設當日果有不世之讎猶當仰體

上意

效廉藺賈寇之同心況未至大相謬戾者哉蘭陵楊

道聲先生者天外冥鴻雲中白鶴適莫兩忘恩怨不

任道義相賞可求千秋安溪羈縻署中彼即竭力忠

告成效彰彰僕與相隔二十年而彼此可以相信都

不煩要結之私偵探之詭也此番入都實緣舊歲

朱

邸以律呂之學下詢僕茫無以應因舉楊先生以對

適聞楊先生已歸里故相約入都共相講論亦恐安

溪懷疑楊先生已郵函保陽致意矣至若足下前歲

旅況凄然僕相延小寓數月之中密受安溪之囑為

之偵探僕此心可對天地日月何至以此重煩足下

故引至府前共案而食同榻而臥積有歲時客冬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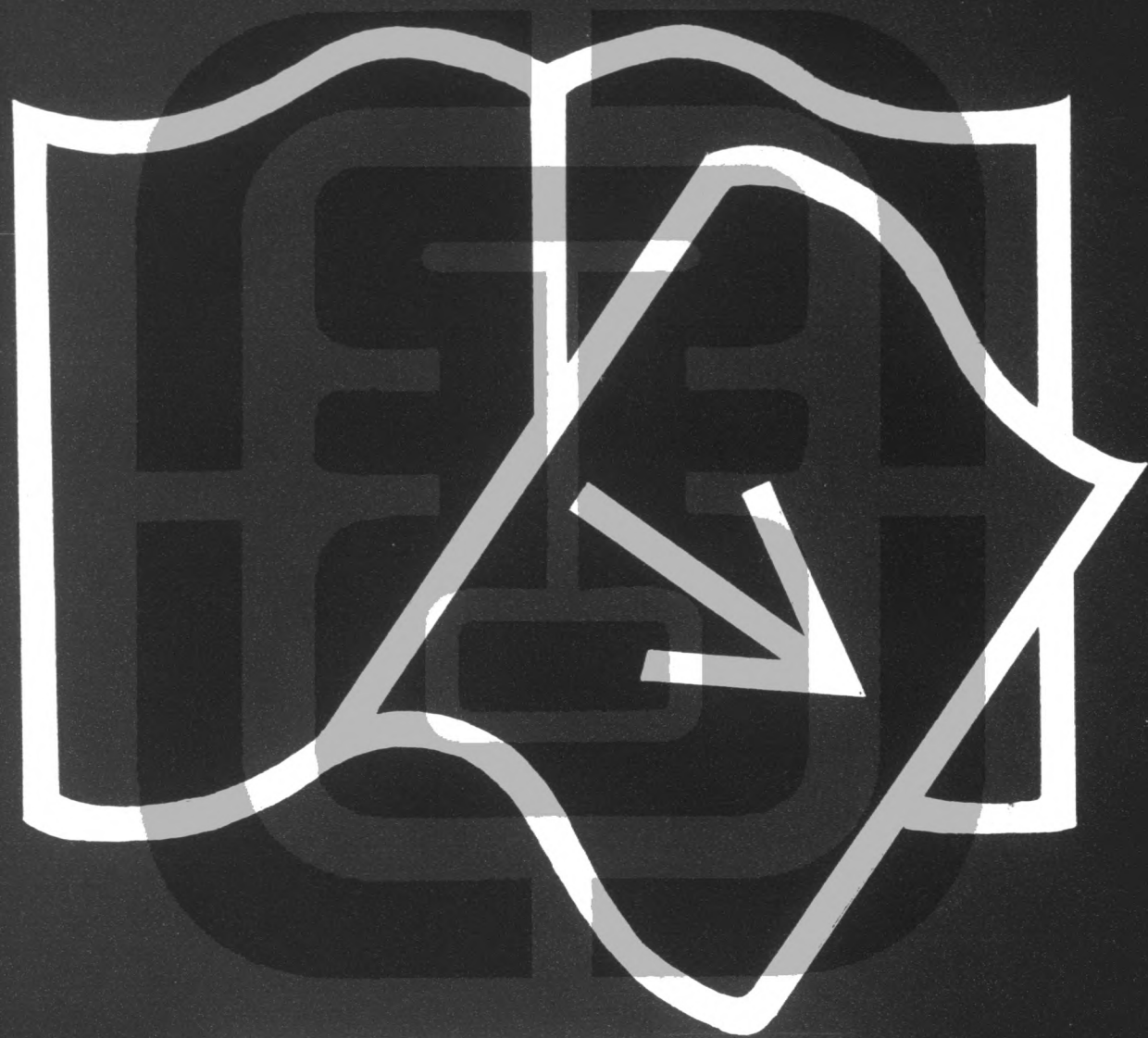
駕堅辭詣保陽僕謂此心幸藉足下得大白安溪庶

幾高枕也今乃又煩命駕翩然下顧且變幻其辭閃

爍其迹豈真謂僕全在術中漫無覺察者乎夫足下

可自僕而往則楊先生亦可自安溪而來楊先生之





卷14



來不煩偵探足下之往亦不妨實告安用此詭譎乎  
若安溪使足下爲此則安溪婦人小監之不若若足  
下自請爲之恐難以施面目于里中之父老矣張曲  
江詩云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此二語幸藉足下  
報命安至足下家有老親菽水是急爲此僕僕京  
師數載在小寓中冷炕寒壘酸楚尤甚自當有  
厚贈以報慇懃速携歸爲置田買宅之計且可上慰  
高堂若徒于薪桂米珠之地忽忽悠悠殊可惜也臨  
穎拳拳未旣

松鶴山房文集卷之十五目錄

記

紀夢

遊千山記

梅花堂記

白雲別墅記

隱賢集董李二公祠記

石盆巖壑畜小魚記

碑



重修安寧寺碑文

奉天龍王廟慶誕碑文

代高京兆建文廟兩廡碑文

奉天龍王廟慶誕碑文二

準提閣碑文

驛丁爲王佐領頌德碑文

寶像寺大悲壇感應碑文

擬永恩寺碑文

了髻山行宮碑文

十五卷目錄終

紀夢

夢雷 庚申秋季以謠詠坐繫西曹。明年辛酉夏四月

諸王大臣

鞫交口嘆其冤及讞

上

竟與逆黨同科以大辟論時雷銀錙被體介士十人

環之猶手執一編不爲動然心竊憤懣自計筮仕以

來未積大釁孽身在賊中愚忠惓惓夢寐不忘

君父

何天道不可問至此其夕遂夢身造一處非人世境  
界有一大河其岸一城遠望未卽了了抵其下則都



城隍廟也。自外望之，陰兵儀仗肅然，不敢入。忽見同學亾友張某，導入門。張遂不見，見西廊長几，一上置案牘若干，聞一人語司牘者，請代查生平過犯。答曰：君於三百幾十大條皆無之，有一二小過耳。問者答者皆聞其聲，未見其形。雷因自惟曰：此殆冥司善惡簿乎？我曷不就查之？遂展卷，皆細字硃書。其第一冊皆五倫中事也。歷閱畢，復自解曰：我於此諒不至有大過惡。又展一卷，則治家事也。內有主僕一則，因忤曰：我待僕輩稍嚴，得毋犯此乎？又探一卷，則讀書士

人事也。內標一則曰：凡讀古人書，未見古人行事真確而好爲譏議者，其罪應如其某之類。因大駭然，蓋雷陷賊三年，評點二十一史，每借古人以洩胸中塊壘。而於大節尤不少恕也。讀竟，忽鐵索加頸，一卒拽之行。夢中又自疑我身在刑部，又詰何所也。已乃悟爲冥司倏忽。歷公署三四所，乃至一處，夢中意謂第五殿閻羅王也。一王者南向，儀姿甚偉。雷從其座後繞至案前，竊見几上一冊書，翰林院編修陳夢雷八字，中空四指，下復書云云。大抵日後事也。雷因私計



如是則我未當死。或拘有所質。問爾案前跪王手。以几上冊相授。若令書口供者。雷因執筆于名下空處。書四行。行四字。曰萬里孤臣。一腔熱血。不能自明。反陷逆賊。書畢。奉王哭曰。陳某三載苦心。千辛百折。人或不知。天地獨不知耶。鬼神獨不知耶。何令某至是。王起立。端拱答曰。天地豈有不知。鬼神豈有不知。語畢。頸上鐵索俱脫。落地上。鏗然有聲。雷不覺大笑曰。天地鬼神知之。我無恨矣。遂仰臥於地。不起。王笑曰。何痴至是。竟不思歸耶。語傍吏曰。試語及渠。父觀渠醒否。雷因瞿然起曰。家有七旬老父。願歸。不願留。王勅送還。乃寤。及旦。異之。登于日記。而夢中所見某某姓名。則忘之矣。雷先一日借書於宮。允鄭公。其日午後。以丹鉛錄一部見示。喜之。閱數幅。見所貶駁古人。事未盡。輒欲效顰。雷大驚。悟憶夢中所見。卽楊升庵先生名也。先生大魁天下。博瞻淹雅。金齒一行。得毋持論太嚴。犯鬼神之忌歟。然升庵先生宿學鉅儒。直諫見謫。身貶道尊。後生謏劣。旣非等倫。所陷垢汚。尤萬萬不可同日語者。而遭逢不偶。一也因思古人嘉



言懿行後學何能規模萬一其或時命相左或紀載  
偏誤要難從千百載下執史冊輕斷其是非是以讀  
書論世貴在原心隱惡揚善大智所務聖如夫子嚴  
褒貶止在一字之間今文士之習筆舌所至操戈入  
室吹垢索瘢如老吏斷獄煅煉周內之而後已此即  
施之朋儕猶不安乃以此輕加往哲九原可作何顏  
以謝之乎雷少年習苛細之議為固然及一陷逆變  
生則失身死則危親始蒙市虎之訛終罹含沙之毒  
老母見背不能奔喪老父倚閭不能歸養忠孝俱虧  
身名並辱百世之後論定何從此殆天窮其遇而痛  
加之警也不能返躬刻責而徵夢起悟豈偶然哉得  
夢後知難免遠謫誓廣宣其事以當釋氏懺悔之義  
及壬戌之春果荷

聖恩

寬宥遂有瀋陽之役今身陷牛馬貽玷衣冠誠不宜  
一日立於人世然心跡未昭

聖明

在上誠不揣其款款之愚猶冀有九臯聞  
一日是以隱忍強顏而釁孽深重追悔末由謹備述

其顛末告之當世大賢君子願共相儆戒焉



得一道人曰古人云晝驗之妻子夜驗之夢寐觀此則暗室屋漏之內省可知至痛自刻責以儆世人則現地獄法身而爲說法者也

黃叔威曰叙述處恍惚又了然皆其用筆之妙精誠所結爲十六字語含血淚何減沈炯通天之疏也

### 遊千山記

余居東十有二年稔聞巫閭千山之勝徒托之神馳夢想竟未獲一騁足寓目每追憶少年時志願夸誕思有所建豎當世然後拂袖歸里策杖五岳備歷洞天福地庶幾大慰生平而馬足車塵所經如秦岱嵩高五臺西湖諸名勝皆以行役逼迫信宿之遊不足快意遂不復措足至今日欲一問津了不可得因嘆天下事失之當前悔于異日者皆宜作如是觀也歲癸酉上海吳全陽道人館于余私與及門鐵生式之



訂千山之遊。招余偕往。余以諸生大比之期已迫。爲辭。越明日。費子定侯。席子寧武。傅子六平。莫子宗程。僉請曰。昔人謂太史公周行天下。名山大川。故文章跌宕。有奇氣。比閉戶促膝已久。亦思一豁。曾襟將乞靈山川。爲筆墨助。先生其許我乎。余諾之。乃以孟夏之六日。束裝。余同年劉子端聞之。欣然與俱。予與道人子端。皆乘車。諸生騎。具橐鞬。以從。獨莫生以覓騎。後出城南數里。平原若繡。春漲初盈。涉瀋泉。抵小遼水。亂流以濟。是日風大作。驚沙觸面如刺。日暮距遼陽猶數十里。乃宿煙臺。翼日涉東梁。飛流奔駛。澄徹見底。宛若建溪舟行也。每憶古諺。有居就糧。梁水魴之語。市魚于肆。食之甘美。不亞河豚。午後望見高原之上。雉堞完固。中一殿巍然者。我

太祖創

業之新城也。又里許抵遼陽。則敗闡荒臺。頽垣廢井。一望愴然。然其地負山帶河。三城前後。鉤帶土沃。草肥誠東北一都會我。

朝

于榛蕪瓦礫中。招徠生聚。十餘年而生齒漸繁。市里填溢。而昔日可知矣。自是逾齊家嶺。嶺崎嶇多石車。



不可度乃捨車僧寺皆以騎行晚宿廟兒臺則千山在望矣地非孔道無逆旅田間主人張氏具雞黍甚恭蓋遼左舊俗行者千里不齎糧雖土曠人稀易給使然亦遺風之厚也自小廟臺南行入山五里許石徑逶迤山花亂落鳥聲上下已曠然非復人世矣已而巨石嵯峨危峯入漢如俯如墜皆定侯六平舊遊之所以鞭指曰若爲羅漢洞若爲無樑觀仰望使人愕眙謂必不可上而林際金碧隱現則已抵祖越寺矣入門高峯壁立其下輪菌圓拱如巨人垂腹趺坐

者詢之寺僧則彌勒峯也僧有故明晉藩內官年七十餘能談開元天寶遺事因歷叩以遼寺諸峯之勝其北爲振衣岡西北爲鉢盂海羸臥象諸峯皆以形肖故名西南爲鵜鴿崖則諸鴿所棲也崖左小峯三爲三台或曰筆架其南曰獅子各皆以形命名也然皆峻削無他奇不可登而向所謂洞若觀者在寺之東北實爲一寺之勝茶後乃振衣策杖以前是日傅子六平以久未登陟心目震眩使人扶掖猶逡巡不進衆皆哂之余曰登高臨深人子所戒勇則前怯則止



不必強也。乃與吳道人劉子端、鐵、費、席諸生，曲折覓徑。以上徑有圓石一枚，號曰太極洞。上有石如瓶，呼曰淨瓶。洞口桃花欲燃，怪松千尺，幽勝良足賞心。洞列羅漢像，山僧樸訥，取梨漿代茗，以獻劉子。爲撫琴奏高山之操，衆皆正襟危坐，神致灑然。已欲乘興上蓮花峯，覓所謂無樑觀者。而子端足力已疲，鐵生亦怯。予與道人費、席二生獨前，盤旋巖畔，自下視之，如在空際。而石磴實歷歷可數。且道左古木森羅，障目若拱護者，俯視但見枝葉紛拏，一片空碧，故目不眩。而心不掉。較前登羅漢洞，尤爲坦夷。旣陟其巔，遙呼劉子、鐵生，皆怖不敢上。衆皆撫掌峯之左右，諸松歷落傾欹，如屏如蓋。濤聲騰沸，人語不聞，使人作列子御風想。觀之右有屋兩楹，觀以甃，累成無棟榱之制。故號無樑。方廣僅五六尺許，可容四人促膝。予與道人東向，瞑目坐。費、席二子亦學內視。片時皆豁然，自謂得靜中趣。忽僮僕歡呼，莫生自藩，一晝夜馳至矣。莫于同儕中年最少，抵寺未少息，攜杖竟登蓮峯。衆皆歡遊，興益銳。撫松憩石良久，乃下述其勝，以語子。



端。子。端。及。鐵。生。乃。深。悔。其。向。之。怯。也。山。僧。已。具。午。膳。乃。別。而。南。行。西。折。透。迤。北。上。半。里。許。有。塔。院。二。所。又。歷。三。里。許。爲。龍。泉。寺。則。懸。崖。逼。仄。草。樹。交。蔭。道。益。狹。境。轉。幽。澗。傍。流。泉。泠。泠。可。聽。入。門。南。望。巨。石。左。踣。鏤。曰。漱。瓊。其。上。爲。彌。勒。殿。而。大。殿。之。北。高。峯。屏。立。舊。刻。吐。符。應。生。四。大。字。山。僧。卽。以。爲。名。焉。龍。泉。向。在。寺。之。中。已。涸。山。僧。日。用。所。汲。及。澗。中。流。水。則。源。在。寺。之。東。所。謂。濯。纓。泉。也。東。北。有。藏。經。堂。其。上。則。祖。越。寺。中。所。見。海。巖。一。峯。盤。迴。斜。矗。臥。象。一。峯。舒。鼻。俯。伏。形。像。宛。然。而。此。中。奇。秀。獨。絕。者。則。寺。西。客。堂。前。一。峯。數。百。尺。如。筆。孤。懸。其。上。小。松。佶。屈。數。株。如。畫。寺。僧。不。能。爲。取。嘉。名。仍。襲。祖。越。之。淨。瓶。以。名。之。蓋。龍。泉。之。勝。盡。此。矣。是。日。爲。浴。佛。日。初。慮。其。喧。旣。而。會。者。不。過。數。十。人。至。暮。皆。散。晚。宿。西。堂。禪。燈。草。榻。塵。心。頓。寂。覽。壁。間。五。峯。僧。有。千。山。十。六。景。命。題。與。劉。子。商。有。以。易。之。以。質。明。將。登。中。會。大。安。思。早。憩。遂。不。果。比。旦。別。寺。僧。仍。徑。祖。越。寺。出。谷。東。南。行。二。里。許。徑。漸。開。道。右。有。泉。下。流。遡。源。曲。折。抵。中。會。寺。門。外。壘。石。如。橋。其。上。有。亭。傾。圮。蓋。



此泉自寺西北繞前殿之東而南流者也。僧眾皆窘  
三五如晨星無延客意。強為治餐殿傍諸舍皆精潔  
制類江南。叩其故則有南僧創建以大眾不和他適  
寺遂自此荒矣。寺之西南有冷洞其下有蓮花洞。周  
迴諸峯亦具勝概。而俗僧不善命名。蓋淨瓶之名凡  
數見。僧既倦于導客。客與亦索然。故諸峯皆未身歷  
遂取舊道出谷趨大安矣。從此山勢弘敞曲折北上  
徑乃漸狹。道右俯視百尋鮮雜樹之障。未免目眩心  
折。且勢又益高。遂捨騎而徒。將至則兩石如門。號金  
剛山。又數武一峯其上有塔曰歇涼臺。道之左右有  
大靈山小靈山。皆奇倔詭異。林巒交錯。東西雙壁屹  
立。千仞東為唐帽山。北上有瓔珞觀。西山一竇中通  
為通明山。其南有塔名衝風塔。自寺門中立。南望則  
前此諸峯皆在平地。拱者伏者起者臥者如龍蟠者  
如虎躍者如鳥翔者如潮湧者千態萬狀畢獻目前。  
一壘蒼茫無際。惟黑山九峯微露遠天一碧。蓋至此  
而極。千山之鉅觀矣。寺之正北為三角山。左有峯曰  
文殊。右曰普賢。于名義皆無所取。俗僧以臆見命之。



寺僧有拽來者。諧謔譎信。口機鋒。衆爲絕倒。自言  
十二年。前曾一謁余于龍王廟。余忘之矣。菓茗方具。  
清風徐來。忽聞天半如鸞鶴飛鳴。如笙簧迭奏。如萬  
馬行空。如怒濤洶湧。則寺北之萬松林也。衆皆神爽。  
躍躍攝衣策杖穿林而度。里許又有羅漢洞。二所。前  
後相屬。喬松參天。從巖側虬蟠鶴跼。蓋他山松生石  
上者。不數見。而千山之松。皆從石罅攫拏而出。宿根  
老幹爲石所束。盤屈結蓋。亭亭蒼翠。極人工天巧之  
奇。是日鐵生式之。傅生六平皆淬勇直前。竟造其巔。  
無蕙容。余深喜其小敵。怯大敵。勇也。洞門左右兩石  
刻左則吾閩給諫薛公。右爲祭酒龔公。他無聞焉。豈  
山靈於閩人固有夙緣耶。薄暮乃下。從唐帽山覓唐  
將薛仁貴養疴之所。晚宿西廊。月掛林梢。微雲隱現。  
劉子爲奏箕山白雪。諸操已乃涼風襲裾。衆思解衣。  
就寢。夜半輕雷隱隱。則枕畔滴瀝聞雨聲矣。曉起。諸  
峯如沐。萬樹增翠。白雲觸石巖岫。在明滅有無中。衆  
皆詩興勃如。道人首唱。遂各揮毫盈楮。或律或絕。率  
有思致。獨以寺中最高峯有仙人臺。阻雨不克徑登。



爲恨。午後稍霽。乃促山僧前導。覓香巖寺諸勝。蓋自  
大安西折而下。降而復升。幾十餘里矣。香巖在諸寺  
中。名勝最多。予獨賞其徑路。爲一山之冠。蓋龍泉過  
狹。大安近險。祖越亦少紆迴。惟香巖外境。旣曠近復  
雙。嵯夾護。鳥道千盤。如往而復。萬樹參差。陰翳時有  
怪石出沒。其間真使人應接不暇也。寺之北山亦曰  
通明山。其西北有石如盂。曰鉢。孟石其右。則雪庵塔  
在焉。蓋元時高僧也。寺之南兩峯對峙。曰關門山。門  
前以石壘塔。曰一炷香。關門山之東曰筆架山。其下  
有坡。五色陸離。曰錦繡坡。坡有南塔北塔。相傳唐時  
建也。寺之東兩塔之間。一峯矗然。干霄直上。則卽所  
稱仙人臺。向在大安。欲望而不得者。乃在此寺之左  
肩。是峯壁立千尋。好事者卽其上。石刻南極八仙像。  
置奕枰焉。峯之兩傍。陡削無際。石磴旣聳。斷續處接  
以木梯。時日暮。雨收。路滑徑險。屐齒皆疲。雖仰望如  
可接。而詢之寺僧。則至其麓。猶將里許。予笑曰。古人  
謂爲將。當有怯。時遊山不當如是耶。遂列坐庭中。從  
寺僧指點諸名勝。而凡仙人臺南之鸚哥山。北之雨



花臺雙井雪庵之煉魔石與世俗所傳上中下三夾  
縫者皆以一覽而盡不竟登有頃聞鐘聲老僧五六  
人披衣演梵詢之則此寺晨昏無間蓋關以東所僅  
見也夜中與道人劉子品題諸勝余謂祖越以奇龍  
泉以幽大安以雄曠香嚴以紆峭惟中會稍遜焉使  
加以懸瀑繞以江湖匡廬衡岳當不能過金焦吳山  
瞠乎其後遊者宜自香嚴取道大安而以龍泉祖越  
爲後勁道人劉子皆謂予言之不謬也詰旦謀歸途  
定侯極言孤山雙峯之勝乃迂道而謁剩公塔焉昔  
管幼安化行遼左客斯土者以爲美談剩公以方外  
能使道俗老幼咸生敬信桀驁椎魯悉受範圍余心  
愧之不覺其膝之屈也午後浴于鞍山之溫泉宿焉  
乃仍由遼陽登首山覓司馬宣王擒公孫文懿及唐  
文皇駐蹕之所及夜抵旅邸而雷雨大作質明猶積  
陰未霽微雨沾衣午後北望黑雲如墨衆方以爲虞  
無何隨風東注一鞭在殘照中薄暮抵家則河流增  
漲阡陌閭巷流潦縱橫矣先是余戒行未携雨具兼  
以應門乏僕爲虞以康節先生梅花數占之得坤之



師予曰坤厚安土居行寧處一變坎流歸塗其雨因互得雷震電用怒水在地下雖霖勿遇已乃果然蓋方北望黑雲時瀋中雷電風雹暴雨如注而途中不知也倘亦山靈憫予十二載神馳夢想之勞使得恣所願而歸今而後庶無他日之悔乎是亦登臨之幸安可不記也于是乎書

得一道人曰遊記長篇多冗沓使人生厭此則起落收斂迴環照應段段皆有精神讀之者惟恐其盡至若繇辭之妙逼真左氏易林幾于筆歌墨舞

### 梅花堂記

菊隱逸牡丹富貴蓮君子皆以濂溪先生品題得名顧獨不及梅余嘗謂梅當衆芳搖落之候冒雪凌霜含英釀華獨與歲寒松栢結盟爲知己其氣最厚其天獨全卒之衝寒破凍領袖羣芳遂使宇宙同春是松栢在造化中爲孤忠之烈士梅實傾否開泰之功臣固非凡卉可並而歷代騷人墨士題咏自廣平和靖外其能狀梅之品格性情者不少概見卽雪滿山中月明林下亦不過托物擬形得其彷彿而已明黃



弱冠隨其尊公大人客宦遼左。因從余遊。余見其性情淳厚。氣度端凝。恆以遠到期之。及後明黃謁選京邸。爲賢公卿所器重。顧不務躁進。不希苟得。草堂數楹。瑩淨四壁。煮茗焚香。吾友許子月溪爲潑墨作梅花。間以松竹老幹虬枝縱橫。歷落而冷韻幽香。如從壁間浮動。因取宋人石刻顏其上。曰梅花堂。明黃時與黃君叔威勸飲。縱談其間。每念及余。捐贖不遂。遽回遼。左卜居白雲。不得同坐。臥吟嘯相對。欷歔嘆息。已。又念卜者言。予兩載後得荷。

### 天恩

生還又爲之預慶。引滿浮白。民部韓君嘗過梅花堂。知諸君愛我。望我深也。爲題句曰。高人爲愛羅浮夢。故寫梅花待白雲。諸君喜甚。明黃因懇叔威述其事。屬記于余。余惟明黃之恬靜不佻。志在重遠。其品格宜梅。許子素珍惜其筆墨。名卿大人求皆不屑。顧乘興爲明黃解衣磅礴。遂成名筆。其襟期興致。宜梅叔威因卜者言。戒其乘騎防蹉跌。已果墜馬傷肋。拳腰忍痛舉杯爲余喜。他日卜言之必驗也。其性情趣尚宜梅。韓公爲梅花堂賦詩。獨取諸君念我一事。題爲



名。句。遂。使。勝。事。與。梅。花。共。千。古。其。風。流。騷。雅。更。宜。梅。諸。君。者。他。日。皆。鼎。鼐。燮。調。之。選。也。于。梅。花。有。真。賞。矣。子。泰。運。方。昌。或。者。饒。歌。奏。凱。恩。光。大。沛。黍。谷。春。回。白。雲。野。老。或。得。生。入。玉。關。過。梅。花。堂。呼。盧。快。飲。以。酬。諸。君。今。日。之。願。乎。予。索。筆。據。紙。疾。書。是。記。已。欣。然。神。往。矣。

望天

白雲別墅記

歲癸酉之夏始與吳全陽道人及從遊諸子有千山之遊乃知遼地名勝不乏顧古賢屐齒不及無好事者為之潤色遂湮沒不傳因嘆侗儻非常之士限于遐陬僻壤鬱鬱終老者又何可勝道也獨是千山距梁水遠龍泉又涸無復滌洄蕩漾之觀而東北土厚水深山川多峭拔雄偉之曲折深秀之致故其靈爽所鍾或為王侯將相而道德文章騷人墨士罕聞或地脉使然乎歲乙亥道人為予言白雲山水佳勝逾



千山因結茅誦經其地是歲冬仲余冒雪驅車一視  
大慰所懷遂以丙子季夏市許氏別業移居焉余家  
無長物有書千餘卷僕人驅車往返再四皆書篋也  
村人笑之余詩有村人共笑余書癖三十六巡愧茂  
先蓋謂此也最後乃與內人携二幼行內人牛車余  
乘馬一僕抱琴以從距小遼水二十餘里四望始有  
山越明日至赫連寨乃漸入佳境雙崖夾峙草樹交  
蔭至白石湖值霽雨初霽流潦入小河曲折為十九  
道皆深踰轅門人鐵式之王四董乘騎前導渡東梁

河抵聖鶴嶺則鳥道曲折盤旋巨石列峙古樹參差  
余與內子下策杖選石暫憩內人曰山水清奇不減  
故園風味顧吾有老母在耳否則終老此地何傷余  
初聽其言已則為悵然不懌者久之及暮乃抵白雲  
蓋其地自嶺下谷狹巒迴逶迤十餘里始大闢宏敞  
南山疎秀如江左諸山北則峭壁千尋屹立如屏亘  
六七里許河水自東來遶麓至余居所乃拓而南遂  
西注余田三百餘畝則皆在草廬之西河之北也河  
岸雜樹百餘株錯落位置河流深可三尺許澄澈見



底石子鄰鄰魚蟹泳游皆可數居人多疊石爲梁設  
笥而是歲魚蟹殊少俗以爲有年之徵然畢吏部蘇  
長公未免爲之減興矣舍東老樹數十株詰倔盤屈  
村人謂多致雀食苗伐去其半余急止之晨昏鳥聲  
上下致足樂也舍東里許山半爲皇經壇道人從峭  
壁樹蔭中鑿鳥道達余居所折旋下上斷處接以木  
橋石壁矗立干雲其下河流飛湍急瀑左右山花錯  
雜或從懸岩倒植或從石竇橫生或從危險處環護  
令可攀緣或從陡削處森羅作障道寬僅容足而行  
者坦然無震眩之患壁間諸石尤奇詭殊狀或崢嶸  
如怒猊如伏虎或側理橫斜如縠紋或峻削如鋸開  
斧鑿或片片輕脆如解籜或層累如重樓疊閣其色  
或黝黑如墨或如紫端或赤黃如霞光倒映忽而淙  
淙有聲則山半清泉從谷中石罅下流遶壇西而南  
注也泉上構木爲梁迴環上抵經壇則山桃朱櫻棗  
杏楂梨之屬以百數而壇後高崖傾欹窈折中丁香  
數十環遶之每當花時微風吹下馥馥作天香壇前  
古松數株離奇偃蓋月夜濤聲與泉響激湍相應南



聖阡陌縱橫綠蕪如掌雞犬人家在畫圖中近俯河  
流則雲影天光空明一片時有鷗鷺拍拍飛沒遠烟  
中令人心曠神怡道人因策杖招余歷指諸勝謂此  
山形屏立萬花如繡可命曰繡屏山山上巨石橫亘  
數里雖草樹叢雜或隱或現而遠望成一片如展書  
卷因名之曰玉版岩壇西巍然猙獰奇崛右峙名之  
曰獅子崖壇右泉一泓深處巨柳蔭之可爲暑月濯  
纓之所曰避炎泉泉之左右高崕曲護苔紋深古從  
此迤折陟其巔可五六里曰通霄谷從泉右盤旋而  
上有草庵故址以其形如臺曰步虛臺又曲折攀藤  
附葛而上勢益高俯視衆山皆下長河如帶左右廻  
折皆在目中使人作列子御風想曰凌風臺臺仰視  
山巔若可卽實未及山之半也其上多奇勝以蒼蔚  
深翳不敢竟登乃折而東有洞可容十數人實虎豹  
所居也諱之名曰棲鹿洞其下卽壇後多丁香處也  
名之曰天香巖循壇左折而下小洞臨河草樹蔽之  
名漱玉洞河之西卽經壇中道之石磴也從此直下  
河干巨石孤立水中垂綸處也命之曰釣月磯自磯



沿岸而西地稍平宜圃道人雜植野蔬供饌名之曰  
藝雲圃圃之南鄰河淺處居人黃氏石梁所經也疎  
柳羅列沙明苔碧可愛命之曰浴鳧渚自望鶴嶺至  
此名皆道人命也蓋遼地風俗淳樸山川多不名又  
謬呼白雲寨爲背陰故行人吳用拙贈道人詩有乾  
坤有境新開鑿泉石無名自品題之句蓋紀實也余  
以六月遷白雲未兩月而內子告逝閨閣中失一山  
水良朋痛悼欲絕及門定候六平諸子來弔見余慘  
瘁不自勝具酒饌約余歷諸勝泛小舟自西而東時  
值深秋石壁經霜返照入河下上交映草樹成繡錯  
是日諸子大快登臨之興而余以餘悲未弭兩岸蛩  
響盡作哀聲紅葉萬山皆成淚血殊愧太上之忘情  
也冬月雪霽諸峯一碧萬頃渡河冰抵經壇冰皆綠  
色魚遊其下如在玻璃鏡中得未曾有比春則河干  
上接高崖萬花爭發杖藜行鳥道身入衆香國土昔  
人謂四時之景無不可愛雖丘壑間皆爾而此山要  
未可多得矣先是帥府宗藩以西席招余固辭未果  
至是遣使來弔余入謝承遇優渥遂見畱然夢寐中



未嘗不在白雲左右也。初夏余仲氏自閩來視余。余令往督白雲耕事。仲氏大悅之。思招季携眷北來。余深喜之。竊懼其不果也。八月先室喪。一週將卜葬。乃請假于宗藩。遂與林子同入山。到日即偕仲氏

携襆被宿經壇下。中秋前四日也。霜月一碧。萬里無纖翳。與林子酌清泉。煮茗。僕人携酒及蟹螯至。縱飲松風下。夜分乃寐。未幾道人起誦經。清磬數聲。曉夢乍回。覺身在十洲三島中矣。道人曰。自古山川賴名筆。以傳君曷記之。縱目前乏同好。以遺仁智之樂。不

亦可乎。余應之曰。不然。天下之樂莫大于山水。無愚智貴賤皆知之。顧能享與否。天限之耳。王侯將相。畫棟雕甍。徵歌選妓。鐘鳴鼎食。然必竭力命匠。鑿巖壑。移竹石以爲片刻。養閑之地。騷人墨士。日逐朝市。得倪雲林黃大痴數筆。珍秘不輕示人。至名山大川。天造地設。幽奇奧僻之區。則裹足不一顧。彼固葉公之好龍哉。抑亦真宰秘惜靈奇。不欲使名利中人兼此快心樂事也。如余以閑散放廢之身。猶十餘年不得一遇。一遇又輒睽隔。況其他乎。今固將寫其大略。携



潘中以當臥遊兼寄余季使知邊城朔漠之鄉不乏  
名勝或者念垂白之兄携家聚首手足懽笑一堂享  
數年山水桑麻之樂以俟

天恩

大沛並轡南歸不亦可乎仲氏曰然是不可不記也  
于是書其槩兼分二十四景以資題咏云

杏林曉日

菊岸晚風

雨後課耕

晴秋觀穫

鳥道杖藜

漁磯垂釣

暑雨趣耘

夕陽歸牧

野艇漁燈

遠岡樵唱

春壁花叢

秋岩錦葉

冰鏡窺魚

繡陌射雉

雲岫探泉

虹梁觀瀑

古洞鹿蹤

綠陰鶯語

浦溆浴鳧

河干宿鷺

月夜松濤

霜天清磬

列嶂明霞

羣峯霽雪

得一道人曰于邊荒榛莽中闢出十洲三島自是勝  
事然不得妙筆摹寫如何使歷歷在望讀此記令  
人神往至末幅眼前事眼前道理無人拈出一經  
說破不獨綠野平泉減色即迷樓艮嶽亦索然無  
味矣



隱賢集董李二公祠記

昔聖門四科立教。德行為先後。世不得已以言取人。而徇于聲華。遂隳實行。間有一二軼羣之士。孝義修于家。而聲稱重于里。黨有心風教者。必亟為表章之。凡以扶正人心。風勵後人。所關非淺鮮也。唐有天下。三百年。以聲律取士。其以風雲月露一字片語之奇。垂聲後世者。固多。而靡詞麗響。膾炙一時。年往代遷。身名俱滅者。亦復不少。而壽州董李二公。顧獨以孝義見稱于昌黎柳州。迄今千餘年。而高山景行之慕。



猶在人心。以隱賢名其集。抑可見德行之重於文章。而天理民彝之終古未泯也。集舊有董公讀書臺及李公孝感泉亭。明季燬於兵。迨

國

朝僧人寺其地而祠二公主。里人程君濟徵慨然。謂以先賢附浮屠氏爲非禮也。倡義捐貲卜地于集東。建祠上構文昌之閣而規制煥然一新。劉君素心者又博雅士也。謂公孝義詳於昌黎之詩而李公嘗以父病求藥。遇虎泣拜于道。虎爲避去。顧柳州之銘獨逸其事。是皆不可以不記也。因屬余一言。余惟易

之中孚曰豚魚吉。天下惟純德至行精誠所感可貫金石。泣鬼神。董公慈孝至于使雞狗相哺。而李公之誠至于虎爲避道而靈芝醴泉出于廬左。所謂信及豚魚者非歟。獨是莫爲之後。雖盛不傳。而程劉皆以潛德篤行望衡對宇。旣建祠以重祀典。碑記其事。又將闢講堂聚里中子弟講學習禮。其中殆將希蹤千載。起董李二公而尚友之者歟。今子方崇獎風教。樂得敦行務本之士。以厚人心而訓方型俗而隱賢一集諸君子皆崇尚孝義相爲師友。

聖天。



吾知太史行將執簡稱壽州之分德星聚焉于二公  
卜之矣

得一道人曰立言有體使人聞風興起

石盆巖壑畜小魚記

松鶴老人請假未遂神遊山巔水湄惘惘如有所失  
偶扶杖過市市人燒土作盆壘石為巖洞邃杳曲折  
盆中貯水畜小魚置雜藻焉魚曲折遊石罅中出入  
藻荇悠然自得也市人又範土為寸人豆馬老僧樵  
子之屬甚夥小僮以錢購一二雜置崖洞左右老人  
攜幼兒扶杖間一寓日恍身在千岩萬壑中矣因思  
天下境遇大小順逆何常當其神所不屬雖日遊處  
其中泊然若不相值也若意所凝注則一粒粟可作



三千大千世界况其他乎於戲老人老矣先憂後樂  
之願已悞平生洞天福地之思徒縈夢寐母亦惟是  
日攜杖偕兒輩隨在作千巖萬壑觀亦晚年之一適  
乎是不可不記也于是乎書之

重修安寧寺碑

蓋自金人入夢而像教興自是魏晉以逮梁唐崇尚  
斯篤浮圖梵宇都邑相望皆殫極土木藻續金碧其  
時之隆替教之盛衰史冊褒譏可考也我  
國家重道崇儒而竺乾氏之學存以爲福善禍淫之勸  
古刹祇仍其舊以供釋子焚修而里閭氓庶資福利  
焉

盛京西南夾河六堡生齒繁殖比戶可封于石堡之有  
安寧寺也由來舊矣故老相傳謂有寺以來河伯安



瀾回祿永戢顧歲月久遠碑誌杳然觀者不勝今昔之感焉洞元禪師杖錫于茲垂五十載亦幾經修葺矣而未獲碑記以示後人重其事歟抑將有待也傳我心印上人則思大光師志也悉耨寺側之田歲課所入而貯之其作苦之勞積累之勤幾不知其用心如是深遠也歲壬戌之夏月命工督材拓寺之舊規以秋九月告竣樓觀雲矗廊宇翬飛則皆心上人獨任其拮据而城內外善信與勦其事焉于是思勒之石以垂永久也徵碑記于余余惟寺舊以安寧名者

也國家根本安而後四方安民依安而後神饗安

盛京根本重地邇者

聖武

旁昭邊烽永謐百室盈寧故多樂善好施歆于福田利益之說不日而大工斯舉是中外清晏民神咸若太平之一徵也可記者一也抑禮謂能捍大災則祀之能禦大患則祀之自有寺而靖水火之災六堡之父老子弟亦既耳而目之矣則重修之為利益者宜弘也可記者二也儒釋之道雖殊要以授受淵源能繼承而光大之者尚焉心上人躬督胼胝而謹樽節



究能合衆力以昌其堂構是不負其師之志者也可。記者三也夫爲弟子而習勤勞克廣其師業且求靜災祲而福利其閭黨因以見盛世蕃阜之風焉較之往昔邊鄙騷煩而聚不業之徒興得已之役徒爲土木金碧之輝煌者相去奚啻萬萬也乃允其請而序其事爲之記

得一道人曰絕大議論在此發洩知此意則神道設教何害

黃叔威曰疏義廣闊語有根柢起落純乎大家

### 奉天龍王廟慶誕碑文

盛京星屬尾箕壤連溟渤龍王之神宜其宅焉者也我  
蓋聞東方七宿爲萬靈之尊東海一區實百川之長  
皇上聖武旁昭百神受職邇者

玉輦所經五風十雨神庥所被行將書大有而慶盈寧矣

城之西舊以井泉感應建龍王廟里人歲以季夏望前之二日爲神誕辰醮金置樂集優人稱祝而廟住持僧董其事夫神體陽德而乘元氣噓吸風雲以陟降太虛宜若不屑人世紛華劇戲之爲者然于父老



松嶺山房文集  
崇德報功之意則曷可少焉且以見海宇昇平民物  
蕃阜而陪京根本重地比戶可封歌豳擊鼓幾忘  
帝力于何有吾知神一顧之當莞爾者矣然則是舉也以  
卜鴻圖之奠于磐石而廟食亦並未其馨香敬以此  
意爲神進萬年之一觴

得一道人曰百世之下讀之猶可想見太平盛世景  
象

黃叔威曰從國計民生起見不作尋常祭賽語獅  
子搏兔亦用全力也如是如是

代高京兆建文廟兩廡碑文

自古帝王以武功定天下垂億萬年久安長治之基  
必慎修文德以培植一代人才用濯磨其風俗而學  
宮祀典之舉實人才風俗之原畱心治道者所由三  
致意也粵自漢高帝以太牢祀孔子尚論者謂以此  
開炎精數百年之運爲經術節義之先至七十二子  
之從祀東漢行于闕里歷唐宋諸名臣釐定而始詳  
今天下學宮爲定制焉我  
皇帝以武功肇基遼左而

太祖武



太宗文 皇帝繼承鴻業爰修

文 廟之制

世祖章 皇帝撫御區夏以瀋陽爲

盛 京增設師儒偉哉文治彬彬較之漢高過魯太牢之  
祀有光焉宜乎將相名臣先後蔚起于今日也我

皇上 崇儒重道時

諭 守臣修葺學宮前尹嘗率長吏師儒因舊規增飾而  
兩廡猶未議及焉夫當開創之初首尊至聖以端一  
代之學術帝王締造之模也承明備之後列祀諸賢  
以鼓萬世之人心臣子奉行之義也邇者海宇乂安  
聲教肆訖行見絃歌盛于曩時則祀典宜修明於今  
日某叨尹陪京瞻

陵闕而

識岐豐發祥之所自入庠序而思菁莪樂育之有原  
早夜飲冰率屬釐耗蠹殖戶口以培元氣休養之餘  
庶幾思所以佐宣文教則宮牆俎豆之規宜亟講也  
于是獨捐俸飭材庀兩廡各三楹列諸賢主而祭器  
備焉於以仰體

皇上 崇儒重道之深心上贊



祖宗久

安長治之懿烈多士瞻仰之下庶其景行先哲奮自  
砥礪人才以起風俗以淳以成昇平之化是所願焉  
是役也肇于康熙壬戌初秋以九月告竣謹記其事  
勒之石以垂不朽云  
得一道人曰此等經術文字極似歐曾

奉天龍王廟慶誕碑文二

歲在昭陽大淵獻建未之月

盛

京里社父老以故事望前二日爲龍神誕辰將召優  
伶合樂稱祝復屬余一言紀其事余惟古祀典有功  
德於民則祀之維神體陽德而凌太虛鞭霆制電噓  
雲漱霖以滌氛蕩炎沾濡動植澤溥利閔明禋是恪  
尚矣覽揆之旦疇稽厥始倘亦父老崇德報功推人  
事以致媚茲之意者耶竊謂百神在天猶國家之有  
百執事也人臣平日守職奉官考績報稱靡有卓犖



可紀及一旦非常緩急當大任決大疑蠲大患動在社稷澤被天壤乃相與稱頌不衰維神亦然

國家太和洋溢比歲五風十雨神之效靈貢休習焉罔紀今歲肥蠶爲虐自遼左西抵畿輔驅牛者叩天荷鋤者束手

盛京諸當事乃相與潔齋致饌里社徬徨考鐘伐鼓乃以仲夏之晦霽霖沃焦是月朔後三日甘澍大霈枯榮委潤拔條濯翠菰茹蕃穎粟薈怵躍農圃歡呼叟穉競誦靈貺湛恩汪濊嘉辰斯邇薦馨爰倍而余以居東之二年親覩厥事載筆頌颺實嗣往歲或者水府鮫宮稱觥貢酌吾神當亦怡然爲之一醉也

得一道人曰中間絕大議論自命不淺末遊戲神通不傷大雅一粟具三千大千世界矣

黃叔威曰機局從南海神廟碑得來南海廟只是作奇崛語此中一段命意却高末作韻語似詩似賦古雅絕倫昌黎亦當許可



準提閣碑文

盛京城西準提閣大司農杭公次君所創建也。既卜地  
構基工未竣以省觀京師故屬其事于心月上人上  
人素勤戒行掩遺幣建茶庵見重留都歲丁卯孟秋  
之朔乃躬任募化事未再旬而瀋諸當事與城內父  
老子弟施者雲集大工斯舉金碧丹雘翬飛雲矗垣  
墉塹茨遂以十月之望聖像莊嚴告成爰集苾芻宣  
揚法事土俗必命優伶演劇道俗咸聚誌盛舉也故  
事製楮碑紀厥工而善信姓名例得並書達人意於



神也竊惟準提菩薩以空色相身現衆多手目揆我  
佛旨無非宏濟羣生普利萬物以故今普天下自搢  
紳以逮氓庶持齋者十而七奉呪者十而五今日斯  
會宜不言同心也古者巫祝傳人意於神亦傳神意  
祝嘏予既以筆墨事當利捨必當傳菩薩意於與會  
諸公也曰願官茲土者體

聖天

子愛養元元至意興利除弊作手中如意寶幢觀願  
十方諸善信利物施捨源源不竭作手中寶瓶觀願  
斯會中道俗士女老幼常生歡喜毋嗔毋懟毋始勤

終怠毋始捨終吝作手中青蓮花觀願諸護法永壯  
山門毋令羣邪侮正教毀僧謗佛作手中劍戟寶印  
觀願諸苾芻勤修精進威儀功行圓滿作手中念珠  
觀爾時會中大衆齊心合掌歡喜信受奉行

得一道人曰撒米成珠三昧遊戲然西來大意不能  
出此此時在患難中寄居僧寺乃不事起草有此  
奇妙之作真舌上有青蓮花也  
孫嘯夫曰亂墜天花得未曾有



驛丁爲王佐領頌德碑文

留都西接畿輔東抵龍江枕山帶河控制中外使節星輶輻輳相錯故驛務所關最重

聖天子軫念站丁之勞嚴擾驛之禁

特簡賢能以重厥職而佐領王公實董其事公遼水望

族雄才偉略素爲當事所器重受事以來早夜精勤釐剔夙弊百務具舉遼西道里遼闊驛務旁午人畜疲羸公白于帥幕增東關舊邊二站衆困始蘇關外偶歲歉公恐以此塵



睿懷。皇仁。

先期捐俸揭貸數千金。按丁賑給已果荷。

大沛咸慶更生。站丁率三載一核。正羨皆服役。以爲常人。以羨丁多爲累。公以間言于闡帥。已而得請。悉捐羨。役公又不事苛察。以故數歲中生聚益蕃。值帥幕。選練火器。公擇精勇者五百人。以進。仍得應站。務無誤。蓋公之寬恤。驛人凡事皆爲。

國

家計久遠。類此公又念遼河以西數十里泥淖爲行旅患。乃召僧廣募鳩工。輿土險陷悉平。周道如砥。皇華稱便。公又仁心爲質。噢咻我人。不啻父兄之勸課。

子弟公事旣治。得謀幹止。咸獲有寧。宇吾儕食公德。深以間休暇聚首者。名其婦子。相與計曰。吾儕皆以法註誤蒙。

聖天。

子好生。不卽斥荒裔。俾食力奉公。豐沛重地。頂踵捐糜。莫報。

皇恩。

萬一獨是寒風朔雪。呵凍帶星。奔馳顛蹶之餘。亦願得帡幪。以甦殘喘。藉非。

聖慈。

軫念簡任賢能。爲我父母。雖欲于奉公餘。晷婦恬子。嬉烏可得也。且吾儕又非若土著編氓。耕田鑿井。幾。



聖世。

忘帝力是何可不述。所自顧吾儕皆椎魯不文。唯是述此日之戴天履地長附。

編戶者皆我公之賜。勒之貞珉使後世有所觀感乎。衆皆欣然僉曰諾。遂書于石。

得一道人曰作此等題古茂高潔乃爾石渠珥筆當何如耶。

孫嘯夫曰嚴重典核是漢魏間文字。

寶像寺大悲壇感應碑文

昔人謂夢有想有因。瞿曇氏謂一切法皆如夢。然則一切法皆想也。因也。或曰佛教未入中國而金人入。夢謂之想。因可乎。曰宇宙無佛則己。衆生不具佛性。則己。宇內有佛則無因。中有佛因。衆生具佛性則無想。中有佛想。佛之以像立教也。是欲使人卽像以生。因與想者也。卽像使人生。因與想卽可使人由因與想而得夢。併可使人由因與想而得像。且由因與想而見佛。卒歸于無因無想以成佛。是說也。儒者不道。



而余姑卽余之因與想証西公和尚之因與想而卽以証佛。余曩以謠詠居東甲子歲聞先嚴訃呼天搶地求一奔赴不可得。此際言禮所謂無於禮者之禮也。此際言情所謂無於情者之情也。余私計宇宙內無佛則已。衆生不具佛性則已。苟有之而可以竭子情之萬一於此而不用吾情。又烏乎用吾情。則寧甘受儒者之責不辭而留都苦乏高僧。余結念方深而西公適至。余聞亟叩請作鉢口施兼誦五大部。將竣忽夜夢牆外數百人聚言某延僧鉢口誦五大部。惜已逾四鼓非時耳。安得達此意。一重施吾儕乎。余夢中諾之。忽青衣小帽二人詣余榻前跪曰。高僧法施向不及某等求恩廣及之。余視之蓋僕隸輩也。驚寤因思子後屬陽或非冥施所宜而鉢口名請少僕婢一則或爲他鬼所抑也。遂擬經畢再施時以戌時登壇而特增僕婢數語使均沾法食。庶不負所夢乎。及寐則聞牆外千人懽呼推年長縉紳先生一人直詣先嚴靈座拜謝而去。余悚然平旦告之西公。加虔其事。固不敢謂夢由因與想得竟漫然置之也。而西公



自此名重留都有佐領商公遂發大悲壇願懇西公  
任之結壇之日香煙上繞壁上現大悲相莊嚴妙好  
衆目共睹西公遂傳其像于留都歲戊寅余蒙  
聖恩召回留都侍

皇三子讀書

丙廷庚辰秋西公來晤余于燕邸距誦經歲十有七載  
矣西公以大悲感應屬碑記于余余雖未目擊西公  
結壇事然以余之由因與想而得夢可証西公之由  
因與想而見像使西公念念皆如爲余昇座法施時  
皆如結大悲壇時自無不可由因與想而見佛且可  
無因無想以成佛宇內無佛則已衆生不具佛性則  
已不則余言當不謬也或曰子未見佛像者以子之  
夢爲証耳夢可據耶嗚呼噫嘻又安知斯世之營營  
擾擾者何一非夢也  
得一道人曰通篇以夢由因與想一語廻環曲折生  
出無限波瀾卽生無限妙諦然隨手變化如雲行  
水流不費雕鑿又一氣呵成都無段落痕迹無筆  
不靈卽無筆不轉天花亂墜頑石亦當點首筆墨





P15



至此殆入化矣

楊道聲曰向與省齋相別久西公不遠六千里携書見示年來予亦感於靈應同人頂禮西公邀過其院屬以事未果已而西公北行來索手書携去今秋入都晤省齋而西公已示寂今昔之感讀此益增愴然

擬永恩寺碑文

佛以清淨慈悲自修而世之議者每以違棄君親爲言及讀大報恩經則佛實以大忠大孝至仁至聖歷劫爲天人師初何嘗違棄君親以立教也昔泰伯逃竄荆蠻去幽岐已數千里矣乃猶必斷髮文身以絕國人之望然後王季始安受而不辭自我至聖有至德之稱而讓國之事始著于遷史然非泰伯之本意也佛之生也西域荒裔之地非有史臣紀載然經言佛生七日而母摩耶夫人已轉生忉利天則其父子



兄弟間情事可想見已佛以夜半越城山中悟道其  
用主于清淨慈悲而大旨則空諸一切蓋化人世忠  
孝友悌之名極之無聲無臭而忘乎榮辱得失富貴  
貧賤紛華利慾之見悉付之無何有之天父無奪嫡  
之名弟有因心之愛淨土逾于國土法座尊于人王  
普天神其教而不知其教之所自來天地鬼神欽其  
心而莫能名其心之所極此所以越三界而超萬靈  
千百世尊親而與天地同其不敝者也然佛恐師承  
者之失其旨也乃於大報恩經中歷言其累劫報答  
君親之事使人不得以出家藉口而輕滅大倫其意  
實深切而著明焉蓋嘗合儒者之道論之吾孔子言  
入則孝出則悌處常者也泰伯之逃周公之居攝東  
征處變者也佛之出家則變中之變實且超越乎尋  
常者也處變出家則闡千古之大法處常在家則宜  
盡千古之大倫若夫幸生昇平之世居崇高之位其  
報答君父之恩宜何如又何暇高言叅悟徒襲拜禱  
以徼福乎哉某幸托

天家  
幼承



聖訓 夙夜敬虔惟恐隕越以貽羞于

君父 乃弱穉得封郡王緣事而降爲貝勒而晉爵親王  
君父之恩至是而莫知所以報矣先是丁亥之冬以扈

蹕 暢春故構別墅于暢春之東北爰思別闢殿宇以奉

佛晨 昏禮拜祈祝

聖壽 庶盡報恩之萬一偶過其東有舊寺題曰末恩余因  
之有感也詩言父母之恩曰罔極古人之咏君恩曰  
如天豈非以恩之重固非報答所能窮乎然詩言配  
命則曰永言書言身修則曰思永永之爲言念念不

忘之謂也臣子思報君父之恩報之于安常處順之  
時尤宜報之于艱危困苦之際報之于大廷衆著之  
地尤宜報之于暗室屋漏之中報之于恩寵知遇之  
餘尤宜報之于屈抑無聊之後報之于童蒙孺慕之  
日尤宜報之于方剛耆艾之年永之云者合榮辱順  
逆幽顯始終但知有君父而不恤其他者也今某何  
敢自言報恩亦惟是夙興夜寐永存此意無敢自欺  
則以此永報  
君父之恩卽永報我



佛之。恩併以此。

天地覆載之恩于顧名思義庶有合乎余因

奏請于

皇父既得

俞旨乃拓寺之規制仍其舊名聊以所見勒諸石使後奉

佛者無失其旨云爾

得一道人曰此自有佛教以來第一篇文字也非獨為竺乾護法實則名教干城自是造化至此不得不洩此旨佛應微笑拈花三千大千普同合掌

了髻山行宮碑文

蓋自兩儀甫判坤德上配乾元五嶽肇封岱宗尊居震位克東作鎮夙舉明禋畿輔效靈別崇祀典

聖世懷柔之有道

明神顯赫以呈祥欽惟我

皇帝陛下仁周六合道格三靈耕織日塵於

宸衷雨暘時關於

聖慮遂使豐穰屢奏甘澍應時屢施賑粟之仁頻下蠲租之



詔。黃童白叟同擊壤于康衢。屬國遐陬共獻琛于輦轂。既併蒙乎

覆載。思報答乎涓埃。每當

萬壽。嘉辰遂合輿情。願禱維茲。了髻勝地。實爲

泰岱。行宮值三月之艷陽。祝萬年之純嘏。條風披拂。淑氣

迴旋。花馥郁以凝香。草菁葱而散碧。翔鸞窈窕。繡蓋

繽紛。舞鳳嫵媚。朱旗繚繞。蕪沉檀於寶鼎。簇簫鼓於

鸞行。爰至山隈。乃經信宿。維時良宵。未艾夜景。乍明

煥發。祥光宣昭。上瑞巖開。麗照樹燦。琪花初的。爰以

疑星。繼熒煌而似月。彩映北辰之座。輝聯南極之精。

較之烈山。紀瑞王屋。兆符邁炎德。以加隆。卜姬年而

逾永。信神明之昭格。知

盛。世之休徵。迨及曙色。將分晨熹。倏啓玲瓏。貝闕旭日

昇。自林端。斲髮珠宮。彤雲翔于天際。共伸封祝。咸效

嵩呼。靈豫神嬉。降祥錫慶。晴嵐縹緲。甘露宵滋。佳氣

鬱葱。醴泉地湧。羣靈協而共祐。百福萃而來同。合億

兆之歡心。願

之有慶。每十年而申祝。歷萬禩以加虔。愧摛藻之未

一人



工敬勒石以紀瑞頌曰

天宮

聖人乘乾御宇道配清寧化隆三五八表同仁九疇  
時叙川嶽貢珍靈祇錫祐惟此雙峯聳秀畿東泰岱  
是副祀典兼崇

輿情祝

聖

帝座

聿通神貺昭明煜爚曠曠紺殿瓊樓輝煌景燦掩映  
列星昭回雲漢璧合珠聯晶瑩絢爛瑞擬榮光慶餘  
復旦休祥衆覩純嘏方昌

聖壽

悠久天地無疆仁風翔洽化日舒長願登輿頌永播  
宮商

得一道人曰莊重有體而絢爛輝煌天孫織雲錦裳  
足以移贈



松鶴山房文集十六卷目錄

贊

李漁叔太封翁像贊

覺道弘像贊

喬仙師像贊

乩贊

擬閩海平恭進

天妃真人頌贊

題陸山人像贊



題孫蔚若漁山圖像贊

玉林和尚像贊

某上人像贊

檀波上人畫像贊

觀音大士五十三像贊

銘

張明黃遜齋銘

靜遠齋自銘

硯銘一

硯銘二

硯銘三

硯銘四

硯銘五

杖銘一

杖銘二

方竹杖銘



十六卷目錄終

李漁叔太封翁像贊

鴻濛萃氣稟曜生嵩冲和其貌藹吉其衷襟期爽朗  
 霽月光風神明超曠溟渤崆峒孝思繩武惠于宗公  
 几筵棖桷既度且崇利物不居造化之功鯤鯨有禁  
 山林鬱葱德厚流光黃流在中情淡圭組鳳翥鸞翀  
 鹿門嘉遯寄志絲桐梁歌冀饒和樂且融燕翼義方  
 毛羽高豐馳驅

皇路。儒業以隆。

龍章。象服榮逮公躬。



公之訓曰移孝作忠泰運式闢剝復而通子姓振振  
俾熾而洪弗祿爾康如旭在東

黃叔威曰綿麗而則

松鶴老人曰此安溪尊人像贊也予詣湖頭其  
尊人命予作贊安溪抵省亦爲先人題像彼  
此執猶子禮唯謹後安溪負約其尊堂及其  
伯叔昆仲皆深咎之而莫能挽然不知其且  
下石也存此以誌今昔傷感之痛觀者當亦  
爲扼腕也

覺道弘像贊

岳峙丰裁淵渟器度摘藻石渠探奇武庫文傾萬斛  
之泉源筆洒九天之風雨三軍凱奏擐甲喜聽饒歌  
大將功成倚馬欣看露布宜其圖姓像於凌煙垂勳  
名于竹素胡爲乎躋巖石而高騫陟層臺而翔步豈  
其志匡區宇思攬轡而澄清抑或興寄滄洲爰登高  
而作賦意者振衣千仞之岡獨砥狂瀾之柱傾藿葵  
於皎日遙瞻

北極

宸居望萱草於白雲遠眺薊門烟樹



得一道人曰短幅中寫照獨絕唯相知深故說得出  
來

金陟三先生曰百餘字耳無筆不轉無意不到行  
文更復秀逸

黃叔威曰其丰神搖曳處全在用筆數轉

喬仙師像贊

苞元氣而凝神涵太空而脫影淵澄岳峙松栢千尋  
風卷雲舒烟波萬頃詞源傾倒寧誇萬斛之泉筆陣  
飄搖如泛六橋之景明月照杖藜飛去天半笙清丹  
霞迎羽蓋歸來山間鶴靜胡不遨翔于緱嶺胡不嘯  
傲于蓬瀛蓋神龍騰霄隱顯其形威鳳鳴岡遠近其  
音留四百年色相于園中闡先儒本來之面目驅千  
萬變蛟螭于楮上洩大地未發之精英  
得一道人曰神仙度世若隱若顯之機數語道破



松鶴山房文集  
乂贊

荆山蘊璞石含光。結綠潛淵川耀芒。縱橫經緯劈篔簹。離披雲錦爛天章。萬里長空一鶴翔。離漭沉兮下大荒。神所寄兮變無方。風雨集兮蛟龍驤。星飛電掣不可量。磅礪河漢列文昌。顓蒙詫怪喜如狂。須臾尺幅滿琳琅。

得一道人曰當爲此題第一篇文字

黃叔威曰高邁蘊藉如古樂府

擬閩海平恭進

天妃真人頌贊

自古帝王鴻烈侔乎天地。斯川岳臻清晏之休。盛德通乎幽明而神人普和洽之慶。揆厥由來非一日矣。我

皇上御極之十有三年。勤政愛民。人安物阜。雍恬旣久。豐孽乃生。崇發滇黔禍。連閩海。萑苻之烽捲土。鮫鱷之浪排空。我

皇上宵衣待旦。勤勵答



天。肝。食。疇。咨。殷。憂。啓。

聖。維。民。艱。之。是。悚。遂。

帝。意。之。潛。孚。授。鉞。親。藩。分。符。大。帥。爰。以。丙。辰。之。歲。鐵。騎。飛。渡。

重。關。丁。巳。之。初。金。戈。掃。清。邊。海。爾。乃。鼠。黨。餘。凶。猶。且。

梟。心。肆。虐。負。嶠。竊。發。倚。窟。潛。藏。下。盜。

王。鈇。上。干。

大。怒。恭。遇。

天。妃。聖。母。真。人。

天。曹。玉。闈。

地。府。金。閨。吾。闈。功。德。之。明。神。而。歷。朝。威。靈。之。大。祀。也。剛。

而。克。武。義。以。兼。慈。體。

聖。主。南。顧。之。憂。廣。

上。帝。東。育。之。德。時。值。艤。艫。初。駕。樓。櫓。爭。馳。洪。波。萬。頃。孫。吳。之。

九。地。安。施。巨。浪。千。尋。黃。石。之。六。韜。莫。展。

天。妃。乃。赫。不。測。之。威。神。顯。聞。聲。之。道。力。驅。河。伯。以。效。靈。鞭。

海。若。而。助。奮。風。翻。霧。湧。蛟。龍。泣。斷。于。深。淵。電。掣。雷。轟。

鵬。鷲。驚。飛。于。碧。漢。我。師。乃。同。心。敵。愾。賈。勇。圖。功。馘。渠。

魁。子。旄。頭。繫。羣。俘。于。艦。後。于。是。天。開。日。霽。饒。歌。沸。萬。



里之濤浪息波恬瑞氣靄三山之色班超三十六衆  
威震羌西謝羯八千餘人功成淝水自古已然于今  
為烈匪繫人謀之允實緣

神

力之宏海甸屹若金湯永為功德不祧之祀東南安  
如磐石實稱威靈最赫之神老幼競持酌醴共致明

禮

國家載錫璧圭用光

寵命肅几筵於吉日崇榱桷於千秋下土臣恭觀其休  
敢獻頌以颺其盛係之以贊曰

南岳萃氣涓水凝精曇花煥彩名媛挺生德佐坤極  
道配乾清紫微協輔水府權衡仁心廣運矜此遺氓  
電驅蛟鱓風掃鼉鼉波瀾靜晏海宇昇平體

天輔

國神力鏗錫末崇廟祀奕禩維禎

得一道人曰此乃丁巳之春乩筆以此命題神預以  
蕩平告也至甲子年始應立筆揮成不加點竄乃  
知古人倚馬磨盾不足奇也

黃叔威曰雖頌天妃可作閩南露布其筆力壯勁



處幾於翻蜃樓而走蛟鱓

題陸山人像贊

若有人兮山之曲。荔其衣兮蘿其屋。石巖巖兮作鄰。泉淙淙兮濯足。豈其泥塗軒冕而嘯傲於岩谷。抑倦遊燕豫而將返。夫初服而君乃頽兮。處順淵兮獨復。齊萬有於方寸。渺兩大於一粟。



題孫蔚若漁山圖像贊

萬壑皆秋。衆山落翠。白雲在天。黃花滿地。將枕流以洗耳。或漱石而礪齒。若人乃振衣千仞之巔。將投竿於溟渤之涘。噫嘻。君方以太虛為舟。六合為柁。清風為鉤。明月為餌。網巨鯤於北溟。稽長鯨於西澨。烹六鼈如小鮮。醢二龍為一器。造物方怪其貪。愚公亦憚其銳。誰云志不在魚。徒顛倒乎斯世。得一道人曰贊。語壯闊。當之者難矣。

玉林和尚像贊

秋水為瞳。面滿月相。好威儀無欠。闕想見

龍墀說法時。天花如雨

天心悅

某上人像贊

戟豎鬚眉。星寒眼角。拂子右拈。如意左捉。道是度人。心切。兩手齊來。詎知色相本空。四大無着。



檀波上人畫像贊

戒律精嚴應自許。慧遠北來何事大。千世界盡虛空。  
隨地是安身處。獨坐匡床誰共語。只許念珠作侶。  
靜中一口吸西江。灑作長安法雨。

觀音大士五十三像贊

第一普陀正面法身

靈鷲分光普陀示現。惠我衆生同登彼岸。

第二雲中騎吼廻顧

法相巍然座昇金吼。憫此羣迷空中廻首。

第三現鬚眉相藉草舒右足而坐

女身說法愧彼鬚眉。法性常在觀我于思。

第四趺坐蓮花上

地湧金蓮法王寶座。願天人師分香一朶。



第五騎獅子雲中童子白鸚隨侍  
獅吼雲中塵夢驚起白鸚鼓翼童子頂禮

第六足蹈鼇背俯視下方

鼇背騰身飛渡雲海俯視塵寰法種誰待

第七跌坐磐石雲出石間白鸚飛回

雲飛出石鸚飛知返法性寂如其則不遠

得一道人曰如是如是

第八跌坐觀水中月

月在水中是一是二大士垂慈闡真實義

第九竹林中童子合掌作禮

寶鬘珠瓔竹林現像三千大千普同合掌

第十蓮葉渡海白鸚隨之

一葉蓮舟真人飛渡白鳥隨波勞我迴顧

第十一倚石而坐龍女執瓶侍側

經在石上水在瓶中大士女童法性本空

第十二立蓮葉上渡海白鸚飛來

止此法航歷遊性海衆生皈我尚堪共載

第十三手持魚籃欲授童子



得魚忘筌何事携籃接引童蒙且令負擔

第十四携籃貯笊籥四五具童子拜請

衣鉢相傳 籥亦爾拜請雖殷非時勿畀

第十五遍地蓮花手執魚 獨行

遍地金蓮携 獨往臨淵羨者誰能結網

第十六被草衣執寶塔童子禮拜

草衣舉塔褐中懷寶爾以誠求同觀大道

十七獅座蒲團白鸚瓶柳

大眾瞻禮向此蒲團佛在是否聊作是觀

第十八坐海中石上童子現圓光有雲覆之

塵浪下翻慈雲上覆一心歸依圓滿成就

第十九背坐倚楊枝童子自後匍匐白鸚飛鳴

接引

匍匐以求忽然在後白鸚叫呼楊枝拂手

得一道人曰隨境得圓通妙諦

第二十虬髯抱膝石上獅子穿石而過

獅子奮迅金石為穿虬髯壯士孰謂嬋娟

第二十一立園中手托蓮花



同在園中孰處其外微笑拈花此意誰會

得一道人曰妙諦觸境隨手而來可謂圓通無碍矣

第二十二端坐海中石上瓶中蓮花一朶

塵浪掀天不侵法座瓶中青蓮亭亭婀娜

第二十三倚石焚香手執經卷

慧從見生三藏備具慧從聞入妙香一炷

第二十四曾現蓮花韋馱空中合掌

蓮臺九品示現靈臺護法諸神咸稱善哉

第二十五支頤而坐神龍擎珠上獻

蜿蜒毒龍明珠上獻我自珠大千照遍

第二十六坐蓮花上童子自葉上執瓶遙擲

是佛是童誰與誰受是葉是花孰先孰後

第二十七足下瓶傾水湧童子投身水上

瓶傾甘露法水騰沸童子欣然捨身如棄

第二十八趺坐石上荷花無數遶之

片石危坐金蓮繞繚法性堅凝佛光四照

第二十九雲起水中蓮花簇擁

蓮在水中或在雲際大地山河同現聖瑞



松窗山房文集  
第三十雲中正立童子禮拜

一切衆生同心瞻拜願此慈雲遍三千界

第三十一立淨瓶上渡海童子立蓮花上渡

法海慈航總無定相瓶臥可浮一葉衝浪

第三十二手執楊枝龍女前導

甘露楊枝普施法雨利益衆生天龍拜舞

第三十三坐大海浪中石上

塵海常動覺海常靜一動一靜孰是真境

第三十四坐海岸上童子在浪中禮拜

逐浪隨波但知稽首彼童之心是耶否否

第三十五龍女自座後拜大士廻顧

瞻拜旣勤佛亦一顧彼有心者皆令得度

第三十六左手執淨瓶右執楊枝遍灑

坐也楊枝行也楊枝隨地甘露一灑均滋

第三十七手執魚籃廻顧童子

目顧童子手復提籃魚有佛性與汝同參

第三十八蒲團上手執念珠老人扶杖指問

引導有緣念佛無他扶杖老人指問甚麼



松蘿山房文集卷之十四  
第三十九童子舉淨瓶鸚鵡飛來就之  
淨瓶舉處鸚鵡飛來化機禪意了不相猜

第四十神負童子雲中大士廻顧

得乘神力負登雲端悲心遙注天眼垂觀

第四十一坐蓮葉足踏蓮花

蓮葉爲座蓮花承足普願衆生蓮池根熟

第四十二倚石而坐童子伏地禮拜

求無上道五體投地念到無念卽一義

四十三鼻中光現大士立花上童子合掌

光中化佛無非自性善哉童子合掌恭敬

第四十四竹林中手執經卷

不離竹林跣趺石磴闡無字經待誰諦聽

第四十五七寶欄楯蓮花繞之

勝報莊嚴世人皆識隨地修成應須省得

第四十六榻上重茵而坐

細氎重茵現大自在觀聲聽色圓通無碍

第四十七衆夜叉爭扶法座

天龍夜叉爭扶法座各自發心莫論幾個



第四十八坐蒲團上童子手擎鸚鵡

法性真空何分物我手中鸚鵡擎放俱可

第四十九現老僧身手擎香爐煙中現大士相

爐煙一起雲靄空中對面者誰變化無窮

第五十雲中現佛相大士作禮

雲中一佛禮者一佛是爾是我如水中月

第五十一坐竹林中童子立危石上稽首

危石稽首皈依彌切能勿垂慈慇懃拯接

五十二騎象雲中

以大神力調伏狂象任意遊行人間天上

第五十三散髮虬鬚草衣百結蓮花作圍繞之

隨願現身變幻奇宵一片婆心何時得了

得一道人曰隨手點染皆有禪機妙諦棒喝真具千

百萬億化身手段者舉世讀之應為下拜



張明黃遜齋銘

泰華受塵滄溟承潤凡百章縫厥修惟遜傅巖納誨  
 斯義肇彰志滿墮成氣盈導荒謂余矚明昧照在睫  
 曰余聞聰寔轟聽懼名眩鼠璞技鈍棘猴鬯陳玉瓚  
 奚侈函牛夜光潛淵以游以泳連城韜荆追琢是用  
 布帛菽粟味泊彩麤溫不厭服馨不厭咀朝斯夕斯  
 載升惟旭假石他山敢告司僕

得一道人曰蘊藉深厚古色斑駁夏彝商鼎非耳目  
 近玩也



靜遠齋自銘

坤○藏○其○用○而○一○德○承○乾○艮○止○其○初○而○貞○恆○不○騫○寧○吾○  
神○息○吾○肩○以○延○吾○年○

得一道人曰靜遠取象又得地山之謙仁者之壽

硯銘一

有○扁○斯○石○追○琢○其○章○告○于○文○人○邦○家○之○光○

硯銘二

我○心○匪○石○溫○其○如○玉○維○其○有○章○聞○于○四○國○永○言○保○之○  
君○子○有○穀○

硯銘三

他○山○之○石○如○圭○如○璧○君○子○萬○年○矢○其○文○德○

硯銘四

直○方○大○以○中○正○其○德○剛○其○文○炳○



硯銘五

文明以止觀國之光至靜而德方君子以自強  
得一道人曰湊合天然古茂名貴文心至此信手拈  
來條條是道矣

杖銘一

輪菌盤屈誰爾容歟旱則資舟水則資車持危扶顛  
舍爾何須吁

杖銘二

登高行遠吾志弗縈借資扶老課饁趣耕陸步必戒  
幸毋我傾

方竹杖銘

爾類皆柔而爾則剛爾類皆圓而爾則方不用不舍  
非行非藏於國於朝曷於其鄉曰危爾扶曰顛爾匡



姑隨地以徜徉

得一道人曰深厚蘊藉立言有體

